

概述

《外经微言》是1980年整理古医籍过程中发现的，该书现藏于天津市卫生职工医学院图书馆。本书前无序，后无跋，封皮残缺，印章亦已模糊难辨。卷首有“岐伯天师传，山阴陈士铎号远公又号朱华子述”字样，其书末朱题“嘉庆二十年静乐堂书”，其笔体与正文稍异，疑或后人所加。经有关专家鉴定为清代精抄本。经查阅多种图书目录，均未见记载《外经微言》一书，后查《山阴县志》方知陈士铎确有此书行世。

嘉庆八年《山阴县志》：“陈士铎，邑诸生，治病多奇中，医药不受人谢，年八十余卒，所著有《内经素问尚论》、《灵枢新编》、《外经微言》、《本草新编》、《脏腑精鉴》、《脉诀阐微》、《石室秘录》、《辨证录》、《辨证玉函》、《六气新编》、《外科洞天奥旨》、《伤寒四条辨》、《婴童证治》、《伤风指迷》、《历代医史》、《济世新方》、《琼笈秘录》、《黄庭经注》、《梅花易数》等书行世。”

《外经微言》全书九卷，每卷九篇，共八十一篇专题论述。其中第一卷论述养生、天癸、月经、子嗣、寿夭等；第二卷论述经络终始、标本顺逆；第三、四、五卷论述五行生克、脏腑气化；第六、七卷论述五运六气、四时八风；第八卷论述伤寒、温疫；第九卷论述阴阳寒热等。

《外经微言》内容丰富多彩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医学理论性著作。其理论基础主要本于《内经》，现将其主要学术思想简介如下。

一、《外经微言》中有很多养生的论述，对中医养生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。如《顺逆探原篇》提出了“逆而顺之必先顺而逆之，绝欲而毋为邪所侵也，守神而毋为境所移也，练气而毋为物所诱也，保精而毋为妖所耗

也。服药饵以生其滓，慎吐纳以添其液，慎劳逸以安其髓，节饮食以益其气”的养生方法。在《命根养生篇》篇末附“陈远公曰：精出于水，亦出于水中之火也。精动由于火动，火不动则精安能摇乎。可见精动由于心动也，心动之极，则水火俱动矣，故安心为利精之法也。”着重指出了“精”在人身的重要意义，并申明了“安心”为养精的重要方法。《善养篇》论述了调节阴阳平衡的重要性，并介绍了养阴养阳的方法。综上所述，可知《外经微言》中主要从安心、守神、保精等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养生之道，与《内经》中有关养生的经义可谓相得益彰。

二、《外经微言》中有《肺金篇》、《肝木篇》、《肾水篇》、《心火篇》、《脾土篇》、《胃土篇》等十三篇专门论述五脏六腑的生克关系和宜忌常变的原理，以及脏腑病变的治疗原则，对《内经》五行生克学说有所发展。兹以《肺金篇》为例介绍如下，其云：“少师问曰：肺，金也；脾，土也；土宜生金，有时不能生金者，谓何？岐伯曰：脾胃土旺而肺金强，脾胃土衰而肺金弱，又何疑乎，然而脾胃之气太旺反非肺金所喜者，由于土中火气之过盛也。”简明地论述了脾土和肺金的关系。《肺金篇》又云：“土为肺金之母，火为肺金之贼。肺近火则金气之柔者必销矣，然肺离火则金气之顽者必折矣。所贵微火以通薰肺也。故土中无火不能生肺金之气，而土中多火亦不能生肺金之气也。所以烈火为肺金之所畏，微火为肺所喜。……”进而申明肺金喜土中微火之温煦，而恶烈火之薰灼。《肺金篇》扼要地说明了肺金和肝木在正常、反常两种情况下的相互关系，阐述了肺位居上，易受火刑的道理。并指出：“肺为娇脏，曷禁诸火之威逼乎，金破不鸣，断难免矣。何以白免于灾乎？岐伯曰：仍赖肾子之水以救之，是以肺肾相亲更倍于土金之相爱，以土生金而金难生土，肺生肾而肾能生肺，昼夜之间，肺

肾之气实彼此往来，两相通而两相益也。……少师曰：善。请问金化为水，而水不生木者又何谓乎？岐伯曰：水不生木，岂金反生木乎？水不生木者，金受火融之水也，真水生木而融化之水克木矣。”阐述了肺受火刑而致金破不鸣的治疗原则，从而明确了肺与肾的密切关系，并进一步说明了水生木和水克木的道理。可以看出，陈士铎不仅是一个造诣很深的理论家，而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临床家，因为他能灵活地运用五行学说和脏腑气化学说，将《内经》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的辨证法则熔为一炉，从而阐发了《内经》的有关理论。

三、《外经微言》对《内经》的经络学说及六气学说等论述都有所阐发。

《外经微言·考订经脉篇》云：“雷公曰：脾经若何？岐伯曰：脾乃土脏，其性湿……其脉起于足之大趾端，故又曰足太阴也，脾脉既起于足下，下必升上，由足大趾内侧肉际过横骨后，上内踝前廉，上腓内，循胫骨后，交出厥阴之前，乃入肝经之路也。夫肝木克脾，宜为脾之所畏，何故脉反通于肝？不知肝虽克土，而木亦能成土，土无木气之通，则土少发生之气，所以畏肝又未尝不喜肝也。……脾与胃为表里，脾内而胃外，脾为胃所包，故络于胃，脾得胃气，则脾之气始能上升，故脉亦随之上膈，趋喉咙而至舌本，以舌本为心之苗，而脾为心之子，子母之气自相通而不相隔也，然而舌为心之外窍，非心之内庭也。脾之脉虽至于舌，而终未至于心，故其支又行，借胃之气，从胃中中脘之外上膈，而脉通于膻中之分，上交于手少阴心经，于亲母之象也。”以上论述则是在《灵枢·经脉篇》的基础上，用脏腑经络气化学说进一步阐述经脉循行络属的原理。

据《辨证录·凡例》：“岐天师传书甚富，而《外经》一篇尤奇，篇中秘奥，皆采之《外经》，精鉴居多，非无本之学也。铎晚年尚欲笺释《外经》，

以求正于大雅君子也。”由此可知《外经微言》是陈士铎晚年在医学理论上集大成的著作，其中八十一篇专题论述，每篇各有特色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《内经》的理论，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学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。

阴阳颠倒篇

黄帝闻广成子窈窈冥冥之旨，叹广成子之谓天矣。退而夜思，尚有未获。遣鬼臾区问于岐伯天师曰：帝问至道于广成子，广成子曰：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。必静必清，无劳汝形，无摇汝精，无思虑营营，乃可以长生。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，心无所知，汝神将守汝形，形乃长生。慎汝内，闭汝外，多知为败。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，至彼至阳之原也。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，至彼至阴之原也。天地有官，阴阳有藏，慎守汝身，物将自壮。我守其一，以处其和，故身可以不老也。天师必知厥义，幸明晰之。岐伯稽首奏曰：大哉言乎，非吾圣帝安克闻至道哉。帝明知故问，岂欲传旨于万祀乎，何心之仁也！臣愚，何足知之。然仁圣明问，敢备述以闻。窈冥者，阴阳之谓也。昏昏默默者，内外之词也。视听者，耳目之语也。至道无形而有形，有形而实无形。无形藏于有形之中，有形化于无形之内，始能形与神全，精与神合乎。鬼臾区曰：诺，虽然，师言微矣，未及其妙也。岐伯曰：乾坤之道，不外男女。男女之道，不外阴阳。阴阳之道，不外顺逆。顺则生，逆则死也。阴阳之原，即颠倒之术也。世人皆顺生，不知顺之有死；皆逆死，不知逆之有生，故未老先衰矣。广成子之教示帝行颠倒之术也。鬼臾区赞曰：何言之神乎。虽然，请示其原。岐伯曰：颠倒之术，即探阴阳之原乎。窈冥之中有神也，昏昏之中有神也，视听之中有神也。探其原而守神，精不

摇矣。探其原而保精，神不驰矣。精固神全，形安能敝乎。鬼臾区覆奏帝前。帝曰：俞哉，载之《外经》，传示臣工，使共闻至道，同游于无极之野也。

陈士铎曰：此篇帝问而天师答之，乃首篇之论也。问不止黄帝，而答止天师者，帝引天师之论也。帝非不知阴阳颠倒之术，明知故问，亦欲尽人皆知广成子之教也。

（凌波按：陈士铎受金丹诀，故能发扬此种至道，若在他人看来当然等于空谈。惟受道者且能切实行于己身者，能语斯言。诸位学医的同志，如果没有学过仙，不管你医经背得如何流利，总于此等道理不可能弄懂。于是知世上之事，有可书传，有可口传，有只可心传，于是不再拘于书本，进入无我境界，方可谓善读书者。

顺逆探原篇

伯高太师问于岐伯曰：天师言颠倒之术，即探阴阳之原也，其旨奈何？岐伯不答，再问曰，唯唯三问。岐伯叹曰：吾不敢隐矣。夫阴阳之原者，即生克之道也。颠倒之术者，即顺逆之理也。知颠倒之术，即可知阴阳之原矣。伯高曰：阴阳不同也。天之阴阳，地之阴阳，人身之阴阳，男女之阴阳，何以探之哉？岐伯曰：知其原亦何异哉！伯高曰：请显言其原。岐伯曰：五行顺生不生，逆死不死。生而不生者，金生水而克水，水生木而克木；，木生火而克火，火生土而克土，土生金而克金，此害生于恩也。死而不死者，金克木而生木，木克土而生土，土克水而生水，水克火而生火，火克金而生金，此仁生于义也。夫五行之顺相生而相克，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。逆之至者，顺之至也。伯高曰：美哉言乎。然何以逆而顺之也？岐伯曰：五行之顺，得土而化。五行之逆，得土而神。土以合之，土以成之也。伯高曰：

余知之矣。阴中有阳，杀之内以求生乎。阳中有阴，生之内以出死乎。余与帝同游于无极之野也。岐伯曰：逆而顺之，必先顺而逆之。绝欲而毋为邪所侵也，守神而毋为境所移也，练气而毋为物所诱也，保精而毋为妖所耗也。服药饵以生其津，慎吐纳以添其液，慎劳逸以安其髓，节饮食以益其气，其庶几乎。伯高曰：天师教我以原者全矣。岐伯曰：未也，心死则身生，死心之道，即逆之之功也。心过死则身亦不生，生心之道又顺之之功也。顺而不顺，始成逆而不逆乎。伯高曰：志之矣，敢志秘诲哉。

陈士铎曰：伯高之问，亦有为之问也。顺中求逆，逆处求顺，亦死克之门也。今奈何求生于顺乎。于顺处求生，不若于逆处求生之为得也。（此一逆字，知者自知，迷者自迷，诸君自扪其心。知否？

回天生育篇

雷公问曰：人生子嗣，天命也。岂尽非人事乎？岐伯曰：天命居半，人事居半也。雷公曰：天可回乎？岐伯曰：天不可回，人事则可尽也。雷公曰：请言人事。岐伯曰：男子不能生子者，病有九；女子不能生子者，病有十也。雷公曰：请晰言之。岐伯曰：男子九病者：精寒也，精薄也，气馁也，痰盛也，精涩也，相火过旺也，精不能射也，气郁也，天厌也。女子十病者：胞胎寒也，脾胃冷也，带脉急也，肝气郁也，痰气盛也，相火旺也，肾水衰也，任督病也，膀胱气化不行也，气血虚而不能摄也。雷公曰：然则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精寒者，温其火乎。精薄者，益其髓乎。气馁者，壮其气乎。痰盛者，消其涎乎。精涩者，顺其水乎。火旺者，补其精乎。精不能射者，助其气乎。气郁者，舒其气乎。天厌者，增其势乎，则男子无子而可以有子矣。不可徒益其相火也。胞胎冷者，温其胞胎乎。脾胃冷者，暖其脾胃乎。带脉急者，缓其带脉乎。肝气郁者，开其肝气乎。痰气盛者，

消其痰气乎，相火旺者，平其相火乎。肾水衰者，滋其肾水乎。任督病者，理其任督乎。膀胱气化不行者，助其肾气以益膀胱乎。气血不能摄胎者，益其气血以摄胎乎，则女子无子而可以有子矣。不可徒治其胞胎也。雷公曰：天师之言，真回天之法也。然用天师法男女仍不生子奈何？岐伯曰：必夫妇德行交亏也。修德以宜男，岂虚语哉。

陈士铎曰；男无子有九，女无子有十，似乎女多于男也。谁知男女皆一乎，知不一而一者，大约健其脾胃为主，脾胃健而肾亦健矣，何必分男女哉

天人寿夭篇

伯高太师问岐伯曰：余闻形有缓急，气有盛衰，骨有大小，肉有坚脆，皮有厚薄，可分寿夭然乎？岐伯曰：人有形则有气，有气则有骨，有骨则有肉，有肉则有皮。形必与气相合也，皮必与肉相称也，气血经络必与形相配也，形充而皮肤缓者寿。形充而皮肤急者夭。形充而脉坚大者，气血之顺也，顺则寿。形充而脉小弱者，气血之衰也，衰则危。形充而颧不起者，肉胜于骨也，骨大则寿，骨小则夭。形充而大，肉（月困）坚有分理者，皮胜于肉也，肉疏则夭，肉坚则寿。形充而大肉无分理者，皮仅包乎肉也，肉厚寿，肉脆夭。此天生，人不可强也，故见则定人寿命，即可测人生死矣。少师问曰：诚若师言，人之寿夭天定之矣，无豫于人乎？岐伯曰：寿命定于天，挽回天命者人也。寿命听于天；戕贼其形骸，泻泄其精髓，耗散其气血，不必至天数而先天者，天不任咎也。少师曰：天可回乎？岐伯曰：天不可回，而天可节也。节天之有余，补人之不足，不亦善全其天命乎。伯高太师闻之曰：岐天师真善言天也。世人贼夭之不足，乌能留人之有余哉。少师曰：伯高非知在人之天者乎。在天之夭，难回也。在人之夭，易延也。

吾亦修吾之天，以全天命乎。

陈远公曰：天之天难延，人之天易延。亦训世延人之天也。伯高之论，因天师之教而推广之，不可轻天师而重伯高也

命根养生篇

伯高太师复问岐伯曰：养生之道，可得闻乎？岐伯曰：愚何足以知之。伯高再问，岐伯曰，人生天地之中，不能与天地并久者，不体天地之道也。天锡人以长生之命，地锡人以长生之根。天地锡人以命根者，父母子之也。合父母之精，以生人之身，则精即人之命根也。魂魄藏于精之中，魂属阳，魄属阴，魂趋生，魄趋死。夫魂魄皆神也。凡人皆有神，内存则生，外游则死。魂最善游，由于心之不寂也。

广成子谓：抱神以静者，正抱心而同寂也。伯高曰：夫精者，非肾中之水乎？水性主动，心之不寂者，不由于肾之不静乎？岐伯曰：肾水之中，有真火在焉。水欲下而火欲升，此精之所以不静也。精一动而心摇摇矣。然而制精之不动，仍在心之寂也。伯高曰：吾心寂矣，肾之精欲动奈何？岐伯曰：水火原相须也，无火则水不安，无水则火亦不安。制心而精动者，由于肾水之涸也。补先天之水以济心，则精不动而心易寂矣。

陈远公曰：精出于水，亦出于水中之火也。精动由于火动，火不动则精安能摇乎？！可见精动由于心动也，心动之极则水火俱动矣。

故安心为利精之法也。（此段亦精妙，可惜为誓所拘，不能尽泄

救母篇

容成问于岐伯曰：天癸之水，男女皆有之，何以妇人经水谓之天癸乎？岐伯曰：天癸水，壬癸之水也。壬水属阳，癸水属阴，二水者先天之水也。男

为阳，女为阴，故妇人经水以天癸名之。其实壬癸未尝不合也。容成曰：男子之精，不以天癸名者，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精者，合水火名之。水中有火，始成其精。呼精而壬癸之义已包于内，故不以天癸名之。容成曰：精与经同一水也，何必两名之？岐伯曰：同中有异也。男之精，守而不溢；女之经，满而必泄也。癸水者，海水也，上应月，下应潮，月有盈亏，潮有往来，女子之经水应之，故潮汐月有信，经水亦月有期也。以天癸名之，别其水为癸水，随天运为转移耳。容成曰：其色赤者何也？岐伯曰：男之精，阳中之阴也，其色白。女之经，阴中之阳也，其色赤。况流于任脉，通于血海，血与经合而成浊流矣。容成曰：男之精亏而不溢者，又何也？岐伯曰：女子阴有余阳不足，故满而必泄。男子阳有余阴不足，故守而不溢也。容成曰：味咸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壬癸之水，海水也。海水味咸，故天癸之味应之。容成曰：女子二七经行，稚女不行经何也？岐伯曰：女未二七则任冲未盛，阴气未动，女犹纯阳也，故不行经耳。容成曰：女过二七，不行经而怀孕者，又何也？岐伯曰：女之变者也，名为暗经，非无经也。无不足，无有余，乃女中最贵者。终身不字，行调息之功，必长生也。容成问曰：妇女经水，上应月，下应潮，宜月无愆期矣。何以有至有不至乎？岐伯曰：人事之乖违也。天癸之水，生于先天，亦长于后天也。妇女纵欲伤任督之脉，则经水不应月矣。怀抱忧郁以伤肝胆，则经水闭而不流矣。容成曰：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人非水火不生，火乃肾中之真火，水乃肾中之真水也。水火盛则经盛，水火衰则经衰。任督脉通于肾，伤任督未有不伤肾者。交接时，纵欲泄精，精伤任督之脉亦伤矣。任督脉伤，不能行其气于腰脐，则带脉亦伤，经水有至有不至矣。夫经水者，火中之水也。水衰不能制火，则火炎水降，经水必先期至矣。火衰不能生水，则水寒火冷，经水必后期至矣。

经水之愆期，因水火之盛衰也。容成曰：肝胆伤而经闭者，谓何？岐伯曰：肝藏血者也，然又最喜疏泄。胆与肝为表里也，胆木气郁，肝木之气亦郁矣。木郁不达，任冲血海皆抑塞不通，久则血枯矣。容成曰：木郁何以使水之闭也？岐伯曰：心肾无咎不交者也。心肾之交接，责在胞胎，亦责在肝胆也。肝胆气郁，胞胎上交肝胆，不上交于心，则肾之气亦不交于心矣。心肾之气不交，各脏腑之气抑塞不通，肝克脾，胆克胃，脾胃受克，失其生化之司，何能资于心肾乎？水火未济，肝胆之气愈郁矣。肝胆久郁，反现假旺之象，外若盛内实虚。肾因子虚转去相济涸水，而郁火焚之，木安有余波以下泄乎？此木郁所以水闭也。鬼臾区曰：气郁则血闭，血即经乎？岐伯曰：经水，非血也。鬼臾区曰：经水非血，何以血闭而经即断乎？岐伯曰：经水者，天一之水也，出于肾经，故以经水名之。鬼臾区曰：水出于肾，色宜白矣，何赤乎？岐伯曰：经水者，至阴之精，有至阳之气存焉，故色赤耳，非色赤即血也。鬼臾区曰：人之肾有补无泻，安有余血乎？岐伯曰：经水者，肾气所化，非肾精所泄也。女子肾气有余，故变化无穷耳。鬼臾区曰：气能化血，各经之血不从之而泄乎？岐伯曰：肾化为经，经化为血，各经气血无不随之而各化矣。是以肾气通则血通，肾气闭则血闭也。鬼臾区曰：然则气闭宜责在肾矣，何以心肝脾之气郁而经亦闭也？岐伯曰：肾水之生，不由于三经。肾水之化，实关于三经也。鬼臾区曰：何也？岐伯曰：肾不通肝之气，则肾气不能开。肾不交心之气，则肾气不能上。肾不取脾之气，则肾气不能成。盖交相合而交相化也。苟一经气郁，气即不入于肾，而肾气即闭矣。况三经同郁，肾无所资，何能化气而成经乎？是以经闭者，乃肾气之郁，非止肝血之枯也。倘徒补其血，则郁不宣反生火矣。徒散其瘀，则气益微反耗精矣。非惟无益，而转害之也。鬼臾区曰：大哉言乎！

请勒之金石，以救万世之母乎。

陈远公曰：一篇救母之文，真有益于母者也。讲天癸无余义，由于讲水火无余义也。水火之不通，半成于人气之郁。解郁之法，在于通肝胆也，肝胆通则血何闭哉！

正不必又去益肾也。谁知肝胆不郁而肾受益乎，郁之害亦大矣。

（凌波按：天癸之义大抵相当于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之一，一就是无极，无极而太极，太极就是有对立统一。中华哲学较诸老马之学为高即在此处。说远了，再说医道，天癸相当于脑垂体的内分泌物质。由脑而带动全身，可谓无极而太极，此不过让初学有所把握，说到底还是有所区别。

红铅损益篇

容成问曰：方士采红铅接命，可为训乎？岐天师曰：慎欲者采之，服食延寿；纵欲者采之，服食丧躯。容成曰：人能慎欲，命自可延，何藉红铅乎？岐伯曰：红铅延景丹也。容成曰：红铅者，天癸水也。虽包阴阳之水火，溢满于外则水火之气尽消矣，何以接命乎？岐伯曰：公之言，论天癸则可，非论首经之红铅也。经水甫出户辄色变，独首经之色不遽变者，全其阴阳之气也。男子阳在外，阴在内；女子阴在外，阳在内。首经者，坎中之阳也。以坎中之阳补离中之阴，益乎不益乎。独补男有益，补女有损。补男者，阳以济阴也；补女者，阳以亢阳也。容成曰：善。

陈远公曰：红铅何益于人，讲无益而成有益者，辨其既济之理也。谁谓方士非恃之以接命哉。（大抵不懂行的人说到红铅无不说其无用，痛骂方士误人。其实世上之事有真必有假落入后天，本是有两极的。方法是死的，全在人之运用。红铅之友人房中术亦是如此。

初生微论篇

容成问曰：人之初生，目不能睹，口不能餐，足不能履，舌不能语，三月而后见，八月而后食，期岁而后行，三年而后言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人之初生，两肾水火未旺也。三月而火乃盛，故两目有光也。八月而水乃充，故两颧有力也。期岁则髓旺而腴生矣。三年则精长而囟合矣。男十六天癸通，女十四天癸化。容成曰：男以八为数，女以七为数，子知之矣。天师于二八、二七之前，《内经》何未言也？岐伯曰：《内经》首论天癸者，叹天癸难生易丧也。男必至十六而天癸满，年末十六皆未滿之日也。女必至十四而天癸盈，年末十四皆未滿之日也。既满既盈，又随年俱耗，示人宜守此天癸也。容成曰：男八八之后犹存，女七七之后仍在，似乎天癸之未尽也。天师何以七七、八八之后不再言之欤？岐伯曰：予论常数耳，常之数可定，变之数不可定也。予所以论常不论变耳。

陈远公曰：人生以天癸为主，有则生，无则死也。常变之说，惜此天癸也。二七、二八之论，亦可言而言之，非不可言而不言也

骨阴篇

乌师问于岐伯曰：婴儿初生，无膝盖骨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婴儿初生，不止无膝盖骨也，囟骨、耳后完骨皆无之。乌师曰：何故也？岐伯曰：阴气不足也。阴气者，真阴之气也。婴儿纯阳无阴，食母乳而阴乃生，阴生而囟骨，耳后完骨、膝盖骨生矣。生则儿寿，不生则夭。乌师曰：其不生何也？岐伯曰：三骨属阴，得阴则生，然亦必阳旺而长也。婴儿阳气不足，食母乳而三骨不生，其先天之阳气亏也。阳气先漓，先天已居于缺陷，食母之乳补后天而无余，此三骨之所以不生也。三骨不生又焉能延龄乎！

乌师曰：三骨缺一，亦能生乎？岐伯曰：缺一则不全乎其人矣。乌师曰：

请悉言之。岐伯曰：囟门不合则脑髓空也；完骨不长则肾官虚也；膝盖不生则双足软也。脑髓空则风易入矣；肾官虚则听失聪矣；双足软则颠仆多矣。乌师曰：吾见三骨不全亦有延龄者，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三者之中，惟耳无完骨者亦有延龄，然而疾病不能无也。若囟门不合、膝盖不生，吾未见有生者。盖孤阳无阴也。

陈远公曰：孤阳无阴，人则不生，则阴为阳之天也。无阴者，无阳也。阳生于阴之中，阴长于阳之外，有三骨者，得阴阳之全也。（学者于此段不必尽信，得其理，忘其词，斯为善学。）

媾精受妊篇

雷公问曰：男女媾精而受妊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肾为作强之官，故受妊而生人也。雷公曰：作强而何以生人也？岐伯曰：生人者，即肾之技巧也。雷公曰：技巧属肾之水乎，火乎？岐伯曰：水火无技巧也。雷公曰：离水火又何以出技巧乎？岐伯曰：技巧成于水火之气也。雷公曰：同是水火之气，何生人有男女之别乎？岐伯曰：水火气弱则生女，水火气强则生男。雷公曰：古云：女先泄精则成男，男先泄精则成女。今日：水火气弱则生女，水火气强则生男。何也？岐伯曰：男女俱有水火之气也，气同至则技巧出焉，一有先后不成胎矣。男泄精，女泄气，女子泄精则气脱矣，男子泄气则精脱矣，乌能成胎？！雷公曰：女不泄精，男不泄气，何以受妊乎？岐伯曰：女气中有精，男精中有气，女泄气而交男子之精，男泄精而合女子之气，此技巧之所以出也。雷公曰：所生男女，有强有弱，自分于父母之气矣。但有清浊寿夭之异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气清则清，气浊则浊，气长则寿，气促则夭。

皆本于父母之气也。雷公曰：生育本于肾中之气，余已知之矣。但此气也，豫于五脏七腑之气乎？岐伯曰：五脏七腑之气，一经不至皆不成胎。

雷公曰：媾精者，动肾中之气也。与五脏七腑何豫乎？岐伯曰：肾藏精，亦藏气。藏精者，藏五脏七腑之精也。藏气者，藏五脏七腑之气也。藏则俱藏，泄则俱泄。雷公曰：泄气者，亦泄血乎？岐伯曰：精即血也。气无形？血有形，无形化有形，有形不能化无形也。雷公曰：精非有形乎？岐伯曰：精虽有形，而精中之气正无形也。无形隐于有形，故能静能动。动则化耳，化则技巧出矣。雷公曰：微哉言乎，请传之奕祀，以彰化育焉。

陈士铎曰：男女不媾精，断不成胎。胎成于水火之气，此气即男女之气也。气藏于精中，精虽有形而实无形也。形非气乎，故成胎即成气之谓。

（此段最要紧处为有形不能化无形，故有形之精欲化为无形之炁，不亦惑乎？学南派栽接之法，于此段正宜反复阅读。）

社生篇

少师问曰：人生而白头，何也？岐伯曰：社日生人，皮毛皆白，非止髻发之白也。少师曰：何故乎？岐伯曰：社日者，金日也。皮毛须髯皆白者，得金之气也。少师曰：社日非金也，天师谓之金日，此余之未明也。岐伯曰：社本土也，气属金，社日生人犯金之气。金气者，杀气也。少师曰：人犯杀气，宜夭矣，何又长年乎？岐伯曰：金中有土，土乃生气也。人肺属金，皮毛亦属金，金之杀气得土则生，逢金则斗。社之金气伐人皮毛，不入人脏腑，故得长年耳。少师曰：社日生人皮毛髻发不尽白者，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生时不同也。少师曰：何时乎？岐伯曰：非己午时，必辰戌丑未时也。少师曰：己午火也，火能制金之气，宜矣。辰戌丑未土也，不助金之气乎？岐伯曰：社本土也，喜生恶泄，得土则生，生则不克矣。少师曰：同是日也，何社日之凶如是乎？岐伯曰：岁月日时俱有神司之，社日之神与人最亲，其性最喜洁也，生产则秽矣。两气相感，儿身受之，非其煞之暴也。少师

曰：人生有记，赤如朱，青如靛，黑如锅，白如雪，终身不散，何也？岂亦社日之故乎？岐伯曰：父母交媾，偶犯游神，为神所指，志父母之’过也。少师曰：色不同者，何欤？岐伯曰：随神之气异也。少师曰：记无黄色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黄乃正色，人犯正神，不相校也，故亦不相指，不相指，故罔所记耳。

陈远公曰：社日生人，说来有源有委，非孟浪成文者可比。

天厌火衰篇

容成问曰：世有天生男子音声如女子，外势如婴儿，此何故欤？岐伯曰：天厌之也。容成曰：天何以厌之乎？岐伯曰：天地有缺陷，安得人尽皆全乎？容成曰：天未尝厌人，奈何以天厌名之。岐伯曰：天不厌而人必厌也，天人一道，人厌即天厌矣。容成曰：人何不幸成天厌也？岐伯曰：父母之咎也。人道交感，先火动而后水济之，火盛者生子必强，火衰者生子必弱，水盛者生子必肥，水衰者生子必瘦。天厌之人，乃先天之火微也。容成曰：水火衰盛分强弱肥瘦，宜也，不宜外阳之细小。岐伯曰：肾中之火，先天之火，无形之火也。肾中之水，先天之水，无形之水也。火得水而生，水得火而长，言肾内之阴阳也。水长火，则水为火之母；火生水，则火为水之母也。人得水火之气以生身，则水火即人之父母也。天下有形不能生无形也，无形实生有形。外阳之生，实内阳之长也。内阳旺而外阳必伸，内阳旺者得火气之全也。内阳衰矣，外阳亦何得壮大哉？容成曰：火既不全，何以生身乎？岐伯曰：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。天厌之人，但火不全耳，未尝无阴阳也；偏于火者，阳有余而阴不足，偏于水者，阴有余而阳不足也。阳既不足，即不能生厥阴之宗筋，此外阳之所以屈而不伸也，毋论刚大矣。容成曰：善。

陈远公曰：外阳之大小，视水火之偏全，不视阴阳之有无耳。说来可听

经脉相行篇

雷公问曰：帝问脉行之逆顺若何，余无以奏也。愿天师明教以闻。岐伯曰：十二经脉有自上行下者，有自下行上者，各不同也。雷公曰：请悉言之。岐伯曰：手之三阴从脏走手，手之三阳从手走头，足之三阳从头走足，足之三阴从足走腹，此上下相行之数也。雷公曰：尚未明也。岐伯曰：手之三阴：太阴肺，少阴心，厥阴包络也。手太阴从中府走大指之少商，手少阴从极泉走小指之少冲，手厥阴从天池走中指之中冲。皆从脏走手也。手之三阳：阳明大肠，太阳小肠，少阳三焦也。手阳明从次指商阳走头之迎香，手太阴从小指少泽走头之听官，手少阳从四指关冲走头之丝竹空，皆从手走头也。足之三阳：太阳膀胱，阳明胃，少阳胆也。足太阳从头睛明走足小指之至阴，足阳明从头头维走足次指之厉兑，足少阳从头前关走四指之窍阴，皆从头走足也。足之三阴：太阴脾，少阴肾，厥阴肝也。足太阴从足大指内侧隐白走腹之大包，足少阴从足心涌泉走腹之俞府，足厥阴从足大指外侧大敦走腹之期门，皆从足走腹也。雷公曰：逆顺若何？岐伯曰：手之阴经，走手为顺，走脏为逆也；手之阳经，走头为顺，走手为逆也；足之阴经，走腹为顺，走足为逆也；足之阳经，走足为顺，走头为逆也。雷公曰：足之三阴，皆走于腹，独少阴之脉下行，何也？岂少阴经易逆难顺乎？岐伯曰：不然，天冲脉者，五藏六腑之海也。五藏六腑皆禀焉。其上者，出于颡颥，渗诸阳，灌诸精，下注少阴之大络，出于气冲，循阴阳内廉入腠中，伏行（骨行）骨内，下至内踝之后，属而别其下者，并由少阴经渗

三阴，其在前者，伏行出跗属下，循跗入大指间，渗诸络而温肌肉，故别络邪结则跗上脉不动，不动则厥，厥则足寒矣。此足少阴之脉少异于三阴而走腹则一也。雷公曰：其少异于三阴者为何？岐伯曰：少阴肾经中藏水火，不可不曲折以行，其脉不若肝脾之可直行于腹也。雷公曰：其走腹则一者何？岐伯曰：肾之性喜逆行，故由下而上，盖以逆为顺也。雷公曰：逆行宜病矣。岐伯曰：逆而顺故不病，若顺走是违其性矣，反生病也。雷公曰：当尽奏之，岐伯曰：帝问何以明之？公奏曰：以言导之，切而验之，其髀必动。乃可以验逆顺之行也。雷公曰：谨奉教以闻。

陈远公曰：十二经脉有走手、走足、走头、走腹之异，各讲得凿凿。其讲顺逆不同处，何人敢措一辞。

经脉终始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十二经之脉既有终始，《灵》《素》详言之。而走头、走腹、走足、走手之义，尚未明也，愿毕其辞。岐伯曰：手三阳从手走头，足三阳从头走足，乃高之接下也。足三阴从足走腹，手三阴从腹走手，乃卑之趋上也。阴阳无间，故上下相迎，高卑相迓，与昼夜循环同流而不定耳。夫阴阳者，人身之夫妇也；气血者，人身之阴阳也。夫倡则妇随，气行则血赴，气主煦之，血主濡之。乾作天门，大肠司其事也。巽作地户，胆持其权也。泰居艮，小肠之昌也。否居坤，胃之殃也。雷公曰：善，请言顺逆之别。岐伯曰：足三阴自足走腹，顺也；自腹走足，逆也。足三阳自头走足，顺也；自足走头，逆也。手三阴自藏走手，顺也；自手走藏，逆也。手三阳自手走头，顺也；自头走手，逆也。夫足之三阴从足走腹，惟足少阴肾脉绕而下行，与肝脾直行者，以冲脉与之并行也，是以逆为顺也。

陈远公曰：十二经有头腹手足之殊，有顺中之逆，有逆中之顺，说得更为明白。

经气本标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十二经气有标本乎？岐伯曰：有之。雷公曰：请言标本之所在。岐伯曰：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，标在两络命门。足少阳之本在窍阴之间，标在窗笼之前。足少阴之本在内踝下三寸中，标在背腧。足厥阴之本在行间上五寸所，标在背腧。足阳明之本在厉兑，标在人迎，颊挟颧颥。足太阴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中，标在舌本乎。太阳之本在外踝之后，标在命门之上寸。手少阳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间上二寸，标在耳后上角下外眦。手阳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别阳，标在颜下合钳上。手太阴之本在寸口中，标在腋内动脉。手少阴之本在锐骨之端，标在背腧。手心主之本在掌后两筋之间二寸中，标在腋下三寸。此标本之所在也。雷公曰：标本皆可刺乎？岐伯曰：气之标本皆不可刺也。雷公曰：其不可刺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气各有冲，冲不可刺也。雷公曰：请言气冲。岐伯曰：胃气有冲，腹气有冲，头气有冲，胫气有冲，皆不可刺也。雷公曰：头之冲何所乎？岐伯曰：头之冲，脑也。雷公曰：胸之冲何所乎？岐伯曰：胸之冲，膺与背腧也。喻亦不可刺也。雷公曰：腹之冲何所乎？岐伯曰：腹之冲，背腧与冲脉及左右之动脉也。雷公曰：胫之冲何所乎？岐伯曰：胫之冲，即脐之气街及承山踝上以下。此皆不可刺也。雷公曰：不可刺止此乎？岐伯曰：大气之抟而不行者，积于胸中，藏于气海，出于肺，循咽喉，呼吸而出入也。是气海犹气街也，应天地之大数，出三入一，皆不可刺也。

陈远公曰：十二经气各有标本，各不可刺。不可刺者，以冲脉之不可刺也。不知冲脉即不知刺法也

脏腑阐微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脏止五乎？腑止六乎？岐伯曰：脏六腑七也。雷公曰：脏六何以名五也？岐伯曰：心肝脾肺肾五行之正也，故名五脏。胞胎非五行之正也，虽脏不以脏名之。雷公曰：胞胎何以非五脏之正也？岐伯曰：心火也，肝木也，脾土也，肺金也，肾水也，一脏各属一行。胞胎处水火之歧；非正也，故不可称六脏也。雷公曰：肾中有火亦水火之歧也，何肾称脏乎？岐伯曰：肾中之火先天火也，居两肾中而肾专司水；也。胞胎上系心，下连肾，往来心肾，接续于水火之际，可名为火，亦可名为水，非水火之正也。雷公曰：然则胞胎何以为脏乎？岐伯曰：胞胎处水火之两歧，心肾之交，非胞胎之系不能通达上下，宁独妇人有之，男子未尝无也。吾因其两歧，置于五脏之外，非胞胎之不为脏也。雷公曰：男女各有之，亦有异乎？岐伯曰：系同而口异也。男女无此系，则水火不交，受病同也。女系无口，则不能受妊，是胞胎者，生生之机，属阴而藏于阳，非脏而何。雷公曰：胞胎之口又何以异？岐伯曰：胞胎之系，上出于心之膜膈，下连两肾，此男女之同也。惟女下大而上细，上无口而下有口，故能纳精以受妊。雷公曰：腑七而名六何也？岐伯曰：大小肠、膀胱、胆、胃、三焦、包络，此七腑也。遗包络不称腑者，尊帝耳。雷公曰：包络可遗乎？岐伯曰：不可遗也。包络为脾胃之母，土非火不生。五脏六腑之气咸仰于心君，心火无为，必藉包络有为，往来宣布胃气，能入脾气，能出各脏腑之气，始能变化也。雷公曰：包络既为一腑，奈何尊帝遗之。尊心为君火，称包络为相火，可乎？请登之《外经》咸以为则。

陈远公曰：脏六而言五者，言脏之正也。腑七而言六者，言腑之偏也。举五而略六，非不知胞胎也；举六而略七，非不知包络也。有雷公之间，

而胞胎包络昭于古今矣

考订经脉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十二经脉天师详之，而所以往来相通之故，尚来尽也。幸宣明奥义，传诸奕祀可乎？岐伯曰：可，肺属手太阴，太阴者，月之象也，月属金，肺亦属金。肺之脉走于手，故曰手太阴也。起于中焦胃脘之上，胃属土，土能生金，是胃乃肺之母也。下络大肠者，以大肠亦属金，为胃之庶子，而肺为大肠之兄，兄能包弟，足以网罗之也。络即网罗包举之义。循于胃口者，以胃为肺之母，自必游熙于母家，省受胃土之气也。肺脉又上于膈，胃之气多，必分气以给其子，肺得胃母之气，上归肺官，必由膈而升肺。受胃之气肺自成家，于是由中焦而脉乃行，横出腋下，畏心而不敢犯也。然而肺之系实通于心，以心为肺之君，而肺乃臣也，臣必朝于君，此述职之路也。下循膈内，行少阴心主之前者，又謁相之门也。心主即心包络，为心君之相，包络代君以行事。心克肺金，必借心主之气以相刑。呼吸相通，全在此系之相联也。肺禀天玉之尊，必奉宰辅之令，所以行于少阴心主之前而不敢缓也。自此而下，于肘中乃走于臂，由臂而走于寸口鱼际，皆肺脉相通之道。循鱼际出大指之端，为肺脉之尽。经脉尽，复行，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，乃旁出之脉也。

雷公曰：脾经若何？岐伯曰：脾乃土脏，其性湿，以足太阴名之。太阴之月，夜照于土，月乃阴象，脾属土，得月之阴气，故以太阴名之。其脉起于足之大指端，故又曰足太阴也。脾脉既起于足下，下必升上，由足大指内侧肉际，过横骨后，上内踝前廉，上踹内，循胫骨后，交出厥阴之前，乃入肝经之路也。夫肝木克脾，宜为脾之所畏，何故脉反通于肝，不知肝虽克土，而木亦能成土，土无木气之通，则土少发生之气，所以畏肝

而又未尝不喜肝也。交出足厥阴之前，图合于肝木耳。上膝肢内前廉入腹者，归于脾经之本脏也。盖腹，脾之正宫，脾厉土居于中州，中州为天下之腹，脾乃人一身之腹也。脾与胃为表里，脾内而胃外，脾为胃所包，故络于胃。脾得胃气则脾之气始能上升，故脉亦随之上膈，趋喉咙而至舌本，以舌本为心之苗，而脾为心之子，子母之气自相通而不隔也。然而舌为心之外窍，非心之内廷也，脾之脉虽至于舌，而终未至于心，故其支又行，借胃之气从胃中中脘之外上膈，而脉通于膻中之分，上交于手少阴心经，子亲母之象也。

雷公曰：心经若何？岐伯曰：心为火脏，以手少阴名之者，盖心火乃后天也。后天者，有形之火也。星应荧惑，虽属火而实属阴，且脉走于手，故以手少阴名之。他脏腑之脉皆起于手足，心脉独起于心，不与众脉同者，以心为君主，总揽权纲，不寄其任于四末也。心之系，五脏七腑无不相通，尤通者小肠也。小肠为心之表，而心实络于小肠，下通任脉，故任脉即借小肠之气以上通于心，为朝君之象也。心之系又上与肺相通，挟咽喉而入于目，以发其文明之彩也。复从心系上肺，下出腋下，循膈内后廉，行手厥阴经心主之后，下肘，循臂至小指之内出其端，此心脉系之直行也。又由肺曲折而后，并脊直下，与肾相贯串，当命门之中，此心肾既济之路也。夫心为火脏，惧畏水克，何故系通于肾，使肾有路以相犯乎？不知心火与命门之火原不可一日不相通也，心得命门之火则心火有根，心非肾水之滋则心火不旺。盖心火必得肾中水火以相养，是以克为生也。既有肾火肾水之相生，而后心之系各通脏腑，无掣格之忧矣。由是而左通于肝，肝本属木，为生心之母也。心火虽生于命门先天之火，而非后天肝木培之则先天之火气亦不旺，故心之系通于肝者，亦欲得肝木相生之气也。肝气既通，而胆

在肝之旁，通肝即通于胆，又势之甚便者，况胆又为心之父，同本之亲尤无阻隔也。由是而通于脾，脾乃心之子也，虽脾土不藉心火之生，然胃为心之爱子，胃土非心火不生，心既生胃，生胃必生脾，此脾胃之系所以相接而无间也。由是而通于肺，火性炎上，而肺叶当之，得母有伤，然而顽金非火不柔，克中亦有生之象，倘肺金无火则金寒水冷，胃与膀胱之化源绝矣，何以温肾而传化于大肠乎。由是而通于心主，心主即膻中包络也，为心君之相臣，奉心君以司化，其出入之经，较五脏六腑更近，真有心喜亦喜，心忧亦忧之象，呼吸相通，代君司化以使令夫三焦，俾上中下之气无不毕达，实心之系通之也。

雷公曰：肾经若何？岐伯曰：肾属水，少阴正水之象。海水者，少阴水也，随月为盈虚，而肾应之。名之为足少阴者，脉起于足少阴之下也，由足心而上，循内踝之后，别入跟中，上腠出腠上股贯脊，乃河车之路，即任督之路也。然俱属于肾，有肾水而河车之路通，无肾水而河车之路塞，有肾水而督脉之路行，无肾水而督脉之路断，是二经之相通相行，全责于肾，故河车之路、督脉之路，即肾经之路也。由是而行于肝，母入于子舍之义也。由是而行于脾，水行于地中之义也。过肝脾二经而络于膀胱者，以肾为膀胱之里，而膀胱为肾之表，膀胱得肾气而始化，正同此路之相通，气得以往来之耳。其络于膀胱也，贯脊会督而还出于脐之前，通任脉始得达于膀胱，虽气化可至，实有经可通而通之也。其直行者，又由肝以入肺，子归母之家也。由肺而上循喉咙，挟舌本而终，是欲朝君先通于喉舌也。夫肾与心虽若相克而实相生，故其系别出而绕于心，又未敢遽朝于心君，注胸之膻中包络而后，肾经之精上奉，化为心之液矣，此君王下取于民之义，亦草野上贡于国之谊也。各脏止有一而肾有二者，两仪之象也。两仪

者，日月也。月主阴，日主阳，似肾乃水脏宜应月不宜应日，然而月之中未尝无阳之气，日之中未尝无阴之气，肾配日月正以其中之有阴阳也。阴藏于阳之中，阳隐于阴之内，叠相为用，不啻日月之照临也。盖五脏七腑各有水火，独肾脏之水火处于无形，乃先天之水火，非若各脏腑之水火俱属后天也。夫同是水火，肾独属之先天，实有主以存乎两肾之间也。主者，命门也。命门为小心，若太极之象能生先天之水火，因以生后天之水火也。于是裁成夫五脏七腑，各安于诸官，享其奠定之福，化生于无穷耳。

雷公曰：肝经若何？岐伯曰：肝属足厥阴。厥阴者，逆阴也，上应雷火。脉起足大指丛毛之际，故以足厥阴名之。雷火皆从地起，腾于天之上，其性急，不可制抑，肝之性亦急，乃阴经中之最逆者，少拂其意，则厥逆而不可止。循跗上上踝，交出太阴脾土之后，上咽内廉，循腹入阴毛中，过阴器，以抵于小腹，虽趋肝之路，亦趋脾之路也。既趋于脾，必趋于胃矣。肝之系既通于脾胃，凡有所逆，必先犯于脾胃矣，亦其途路之熟也。虽然，肝之系通于脾胃，而肝之气必归于本官，故其系又走于肝叶之中，肝叶之旁有胆附焉，胆为肝之兄，肝为胆之弟，胆不络肝而肝反络胆者，弟强于兄之义也。上贯膈者，趋心之路也。肝性急，宜直走于心之官矣，乃不直走于心，反走膜鬲，布于胁肋之间者，母慈之义也。慈母怜子必为子多方曲折，以厚其藏，胁肋正心官之仓库也，然而其性正急，不能久安于胁肋之间，循喉咙之后，上入颞颥，连于目系，上出额间而会督脉于巅项，乃木火升上之路也。其支者，从目系下颊环唇，欲随口舌之窍以泄肝木之郁火也。其支者，又从肝别贯膈，上注肺中，畏肺金之克木，通此经为侦探之途也。

雷公曰：五脏已知其旨矣。请详言七腑。岐伯曰：胃经亦称阳明者，

以其脉接大肠手阳明之脉，由鼻额而下走于足也。然而胃经属阳明者，又非同大肠之谓。胃乃多气多血之腑，实有日月并明之象，乃纯阳之腑，主受而又主化也。阳主上升，由额而游行于齿口唇吻，循颐颊耳前而会于额颅，以显其阳之无不到也。其支别者，从颐后下人迎，循喉咙入缺盆，行足少阴之外，下隔通肾与心包之气。盖胃为肾之关，又为心包之用，得气于二经，胃始能蒸腐水谷以化精微也。胃既得二经之气，必归于胃中，故仍属胃也。胃之旁络于脾，胃为脾之夫，脾为胃之妇，脾听胃使，以行其运化者也。其直行者，从缺盆下乳内廉，挟脐而入气街。气街者，气冲之穴也，乃生气之源，探源而后，气充于乳房，始能散布各经络也。其支者，起于胃口，循腹过足少阴肾经之外，本经之里下至气街而合，仍是取气于肾，以助其生气之源也。由是而胃既得气之本，乃可下行，以达于足。从气街而下髀关，抵伏兔，下膝腘，循胫下跗，入中指之内庭而终者，皆胃下达之路也。其支者，从膝之下廉三寸，别入中指之外间，复是旁行之路，正见其多气多血，无往不周也。其支者，别跗上，入大指间，出足厥阴，交于足太阴，避肝木之克，近脾土之气也。

雷公曰：请言三焦之经。岐伯曰；三焦属之手少阳者，以三焦无形，得胆木少阳之气，以生其火而脉起于手之小指次指之端，故以手少阳名之。循手腕出臂贯肘，循臂之外，行手太阳之里，手阳明之外，火气欲通于大小肠也。上肩循臂膈，交出足少阳之后，正倚附于胆木以取其木中之火也。下缺盆，由足阳明之外面交会于膻中；之上焦，散布其气而络绕于心包络；之中焦，又下膈入络膀胱以约下焦。若胃若心包络若膀胱，皆三焦之气往？来于上中下之际，故不分属于三经而仍专属于三焦也。然而三焦之气虽往来于上中下之际，使无根以为主，则气亦时聚时散，不可久矣。诎知三焦

虽得胆木之气以生，而非命门之火则不长。三焦有命门以为根而后，布气于胃，则胃始有运用之机；布气于心包络，则心包络始有运行之权；布气于膀胱，则膀胱始有运化之柄也。其支者，从臆中而上，出缺盆之外，土项系耳后，直上出耳上角至颞，无非随肾之火气而上行也。其支者，又从耳后入耳中，出耳前，过客主人之穴，交颊至目锐眦，亦火性上炎，随心包之气上行。然目锐眦实系胆经之穴，仍欲依附木气以生火气耳。

雷公曰：请言心主之经。岐伯曰：心主之经即包络之府也，又名臆中。属手厥阴者，以其代君出治，为心君之相臣，臣乃阴象，故属阴。然奉君令以出治，有不敢少安于顷刻，故其性又急，与肝木之性正相同，亦以厥阴名之，因其难顺而易逆也。夫心之脉出于心之本官，心包络之脉出于胸中，包络在心之外，正在胸之中，是脉出于胸中者，正其脉属于包络之本官也。各脏腑脉出于外，心与包络脉出于中，是二经较各脏腑最尊也。夫肾系交于心包络，实与肾相接，盖心主之气与肾官命门之气同气相合，故相亲而不相离也。由是下于膈，历络三焦，以三焦之腑气与命门心主之气彼此实未尝异，所以笼络而相合为一，有表里之名，实无表里也。其支者，循胸中出胁抵腋，循属内行于太阴肺脾少阴心肾之中，取肺肾之气以生心液也。入脉下臂，入掌内，又循中指以出其端。其支者，又由掌中循无名指以出其端，与少阳三焦之脉相交会，正显其同气相亲，表里如一也。夫心主与三焦两经也，必统言其相合者，盖三焦无形。借心主之气相通于上中下之间，故离心主无以见三焦之用，所以必合而言之也。

雷公曰：请言胆经。岐伯曰：胆经属足少阳者，以胆之脉得春木初阳之气，而又下趋于足，故以足少阳名之。然胆之脉虽趋于足，而实起目之锐眦，接手少阳三焦之经也。由目锐眦上抵头角，下耳循颈，行手少阳之

脉前，至肩上，交出手少阳之后，以入缺盆之外，无非助三焦之火气也。其支者，从耳后入耳中，出走耳前，至目锐眦之后，虽旁出其支，实亦仍顾三焦之脉也。其支者，别自目外而下大迎，合手少阳三焦，抵于（出页），下颈，复合缺盆，以下胸中，贯膜、膈、心包络，以络于肝，盖心包络乃胆之子，而肝乃胆之弟，故相亲而相近也。第胆虽肝之兄，而附于肝，实为肝之表，而属于胆。肝胆兄弟之分，即表里之别也。胆分肝之气，则胆之汁始旺，胆之气始张，而后可以分气于两胁，出气街，统毛际而横入髀厌之中也。其直者，从缺盆下腋，循胸过季胁，与前之入髀厌者相合，乃下循髀外，行太阳阳明之间，欲窃水土之气以自养也。出膝外廉，下肋骨以直抵绝骨之端，下出外踝，循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间，乃其直行之路也。其支者，又别跗上，入大指歧骨内出其端，还贯入爪甲，出三毛，以交于足厥阴之脉，亲肝木之气以自旺，盖阳得阴而生也。

雷公曰：请言膀胱之经。岐伯曰：膀胱之经属足太阳者，盖太阳为巨阳，上应于日，膀胱得日之火气，下走于足，犹太阳火光普照于地也。其脉起目内眦，交手太阳小肠之经，受其火气也。上额交巅，至耳上角，皆火性之炎上也。其直行者，从巅入络脑，还出别下项，循肩膊内挟脊两旁下行，抵于腰，入循膂络肾，盖膀胱为肾之表，故系连于肾，通肾中命门之气，取其气以归膀胱之中，始能气化而出小便也。虽气出于肾经，而其系要不可不属之膀胱也。其支者，从腰中下挟脊以贯臀，入腠中而止，亦借肾气下达之也。其支者，从膊内别行下贯脾膂，下历尻臀，化小便通阴之器而下出也。过髀枢，循髀外下合腠中，下贯于两腠内，出外踝之后，循京骨，至小指外侧，交于足少阴之肾经，亦取肾之气可由下面升，以上化其水也。

雷公曰：请言小肠之经。岐伯曰：小肠之经属手太阳者，以脉起于手之小指，又得心火之气而名之也。夫心火属少阴，得心火之气，宜称阴矣。然而心火居于内者为阴，发于外者为阳，小肠为心之表也，故称阳而不称阴，且其性原眉阳，得太阳之日气，故亦以太阳名之。其脉上腕出踝，循臂出肘，循履行手阳明少阳之外，与太阳胆气相通，欲得金气自寒，欲得木气自生也。交肩上，入缺盆，循肩向腋下行，当膻中而络于心，合君相二火之气也。循咽下膈以抵于胃，虽火能生胃，而小肠主出不主生，何以抵胃，盖受胃之气，运化精微而生糟粕，犹之生胃也。故接胃之气，下行任脉之外，以自归于小肠之正官，非小肠之属而谁属乎。其支者，从缺盆循颈颊上至目锐眦，入于耳中，此亦火性炎上，欲趋窍而出也。其支者，别循颊上颊，抵鼻至目内眦，眦，斜络于颧，以交足太阳膀胱之经，盖阳以趋阳之应也。

雷公曰：请言大肠之经。岐伯曰：大肠之经名为手阳明者，以大肠职司传化，有显明昭著之意，阳之象也。夫大肠属金，宜为阴象，不属阴而属阳者，因其主出而不主藏也。起于手大指次指之端，故亦以手名之。循指而入于臂，入肘上膈，上肩下入缺盆而络于肺，以肺之气能包举大肠，而大肠之系亦上络于肺也。大肠得肺气而易于传化，故其气不能久留于膈中，而系亦下膈，直趋大肠以安其传化之职。夫大肠之能开能阖，肾主之，是大肠之气化宜通于肾，何以大肠之系绝，不与肾会乎。不知肺金之气即肾中水火之气也，肾之气必来于肺中，而肺中之气既降于大肠之内，则肾之气安有不入于大肠之中者乎。不必更有系通肾，而后得其水火之气，始能传化而开合之也。其支者，从缺盆上颈贯颊，入下齿缝中，还出夹两口吻，交于唇中之左右，上挟鼻孔，正显其得肺肾之气，随肺肾之脉而上升

之征也。

陈远公曰：十二经脉各说得详尽，不必逐段论之。

包络配腑篇

天老问于岐伯曰：天有六气，化生地之五行，地有五行，化生人之五脏。有五脏之阴，即宜有五腑之阳矣，何以脏止五，腑有七也？岐伯曰：心包络，腑也，性属阴，故与脏气相同，所以分配六腑也。天老曰：心包络既分配腑矣，是心包络即脏也，何不名脏而必别之为腑耶？岐伯曰：心包络，非脏也。天老曰：非脏列于脏中，毋乃不可乎？岐伯曰：脏称五不称六，是不以脏予包络也。腑称六，不称七，是不以腑名包络也，天老曰：心包络，非脏非腑何以与三焦相合乎？岐伯曰：包络与三焦为表里，二经皆有名无形，五脏有形与形相合，包络无形，故与无形相合也。天老曰：三焦为孤脏，既名为脏，岂合于包络乎？岐伯曰：三焦虽亦称脏，然孤而寡合，仍是腑非脏也，舍包络之气，实无可依，天然配合，非勉强附会也。天老曰：善。雷公曰：肺合大肠，心合小肠，肝合胆，脾合胃，肾合膀胱，此天合也。三焦与心包络相合，恐非天合矣。岐伯曰：包络非脏而与三焦合者，包络里三焦表也。雷公曰：三焦腑也，何分表里乎？岐伯曰：三焦之气，本与肾亲，亲肾不合肾者，以肾有水气也。故不合肾而合于包络耳。雷公曰：包络之火气出于肾，三焦取火于肾，不胜取火于包络乎。岐伯曰：膀胱与肾为表里，则肾之火气必亲膀胱而疏三焦矣。包络得肾之火气，自成其腑，代心宣化，虽腑犹脏也。包络无他腑之附，得三焦之依而更亲，是以三焦乐为表，包络亦自安于里，孤者不孤，自合者永合也。雷公曰：善。应龙问曰：包络腑也，三焦亦自成腑，何以为包络之使乎？岐伯曰：包络即膻中也，为心膜鬲，近于心官，遮护君主，其位最亲，其权最重，故三焦奉令

不敢后也。应龙曰：包络代心宣化，宜各脏腑皆奉令矣，何独使三焦乎？岐伯曰：各腑皆有表里，故不听包络之使，惟三焦无脏为表里，故包络可以使之。应龙曰：三焦何乐为包络使乎？岐伯曰：包络代心出治，腑与脏同，三焦听使于包络，犹听使于心，故包络为里，三焦为表，岂勉强附会哉。应龙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包络之合三焦，非无因之合也。包络之使三焦，因其合而使；之也，然合者，仍合于心耳，非包络之司为合也。

胆腑命名篇

胡孔甲问于岐伯曰：大肠者，白肠也，小肠者，赤肠也，胆非肠，何谓青肠乎？岐伯曰：胆贮青汁，有入无出，然非肠何能通而贮之乎，故亦以肠名之。青者，木之色，胆属木，其色青，故又名青肠也。胡孔甲曰：十一脏取决于胆，是腑亦有脏名矣，何脏分五而腑分七也？岐伯曰：十一脏取决于胆，乃省文耳，非腑可名脏也。孔甲曰：胆既名为脏，而十一脏取决之，固何所取之乎？岐天师曰：胆司渗，凡十一脏之气得胆气渗之，则分清化浊，有奇功焉。孔甲曰：胆有入无出，是渗主入而不主出也，何能化浊乎？岐伯曰：清渗入则浊自化，浊自化而清亦化矣。孔甲曰：清渗入而能化，是渗入而仍渗出矣。岐伯曰：胆为清净之府。渗入者，清气也，遇清气之脏腑亦以清气应之，应即渗之机矣，然终非渗也。孔甲曰：脏腑皆取决于胆，何脏腑受胆之渗乎？岐伯曰：大小肠膀胱皆受之，而膀胱独多焉，虽然膀胱分胆之渗，而胆之气虚矣。胆虚则胆得渗之祸矣，故胆旺则渗益，胆虚则渗损。孔甲曰：胆渗何气则受损乎？岐伯曰：酒热之气，胆之所畏也，过多则渗失所司，胆受损矣，非毒结于脑则涕流于鼻也。孔甲曰：何以治之？岐伯曰：刺胆络之穴，则病可已也。孔甲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胆主渗，十二脏皆取决于胆者，正决于渗也。胆不能渗又何取决乎。

任督死生篇

雷公问曰：十二经脉之外，有任督二脉，何略而不言也？岐伯曰：二经之脉不可略也。以二经散见于各经，故言十二经脉而二经已统会于中矣。雷公曰：试分言之。岐伯曰：任脉行胸之前，督脉行背之后也。任脉起于中极之下，以上毛际，循腹里，上关元，至咽喉上颐，循面入目眦，此任脉之经络也。督脉起于少腹，以下骨中央，女子入系廷孔，在溺孔之际，其络循阴器合篡间，统篡后，即前后二阴之间也，别绕臀至少阴，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，上股内后廉，贯脊属肾与太阳。起于目内眦，上额交巅上，入络脑，至鼻柱，还出别下项，循肩膊挟脊抵腰中，入循膂络肾。其男子循茎下至篡，与女子等，其少腹直上者，贯脐中央，上贯心，入喉上颐环唇，上系两目之下中央，此督脉之经络也。虽督脉止于龈交，任脉止于承浆，其实二脉同起于会阴。止于龈交者未尝不过承浆，止于承浆者未尝不过龈交，行于前者亦行于后，行于后者亦行于前，循环周流彼此无间，故任督分之有二，合之仍一也。夫会阴者，至阴之所也。任脉由阳行于阴，故脉名阴海。督脉由阴行于阳，故脉名阳海。非龈交穴为阳海，承浆穴为阴海也。阴交阳而阴气生，阳交阴而阳气生，任督交而阴阳自长，不如海之难量乎，故以海名之。雷公曰：二经之脉络予已知之矣。请问其受病何如？岐伯曰：二经气行则十二经之气通，二经气闭则十二经之气塞，男则成疝，女则成瘕，非遗溺即脊强也。雷公曰：病止此乎？岐伯曰：肾之气必假道于任督二经，气闭则肾气塞矣。女不受妊，男不射精，人道绝矣。然则任督二经之脉络，即人死生之道路也。雷公曰：神哉论也。请载《外经》，以

补《内经》未备。

陈士铎曰：任督之路，实人生死之途。说得精好入神

阴阳二跷篇

司马问曰：奇经八脉中有阴跷阳跷之脉，可得闻乎？岐伯曰：《内经》言之矣。司马曰：《内经》言之，治病未验或有未全欤。岐伯曰：《内经》约言之，实未全也。阴跷脉足少阴肾经之别脉也，起于然骨之照海穴，出内踝上，又直上之，循阴股以入于阴，上循胸里，入于缺盆，上出入迎之前，入于目下眦，属于目眦之睛明穴，合足太阳膀胱之阳跷而上行，此阴跷之脉也。阳跷脉足太阳膀胱之别脉也，亦起于然骨之下申脉穴，出外踝下，循仆参，郄于附阳，与足少阳会于居髎，又与手阳明会于肩髃及巨骨，又与手太阳阳维会于臑俞，与手足阳明会于地仓及巨髎，与任脉足阳明会于承泣，合足少阴肾经之阴跷下行，此阳跷之脉也。然而跷脉之起止，阳始于膀胱而止于肾，阴始于肾而止于膀胱，此男子同然也，若女子微有异。男之阴跷起于然骨，女之阴跷起于阴股；男之阳跷起于申脉，女之阳跷起于仆参。知同而治同，知异而疗异，则阳跷之病不至阴缓阳急，阴跷之病不至阳缓阴急，何不验乎。司马公曰：今而后，阴阳二跷之脉昭然矣。

陈士铎曰：二跷之脉，分诸男女。《内经》微别，人宜知之，不可草草看过。

奇恒篇

奢龙问于岐伯曰：奇恒之腑，与五脏并主藏精，皆可名脏乎？岐伯曰：然。奢龙曰：脑髓骨脉胆女子胞，既谓奇恒之腑，不宜又名脏矣。岐伯曰：腑谓脏者，以其能藏阴也。阴者，即肾中之真水也。真水者，肾精也。精中

有气，而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皆能藏之，故可名腑，亦可名脏也。奢龙曰；修真之士，何必留心于此乎？岐伯曰：人欲长生，必知斯六义，而后可以养精气，结圣胎者也。奢龙曰：女子有胞以结胎，男子无胞何以结之？岐伯曰：女孕男不妊，故胞属之女子，而男子未尝无胞也，男子有胞而后可以养胎息，故修真之士必知。斯六者至要者则胞与脑也，脑为泥丸，即上丹田也；胞为神室，即下丹田也。骨藏髓，脉藏血，髓藏气，脑藏精，气血精髓尽升泥丸，下降于舌，由舌下华池，由华池下廉泉玉英，通于胆，下贯神室。世人多欲，故血耗气散，髓竭精亡也。苟知藏而不泻，即返还之道也。奢龙曰：六者宜藏，何道而使之藏乎？岐伯曰：广成子有言，毋摇精，毋劳形，毋思虑营营，非不泻之谓乎。奢龙曰；命之矣。

陈士铎曰：脑、髓、骨、脉、胆、女子胞，非脏也，非脏而以脏名之，以其能藏也，能藏故以脏名之，人可失诸藏乎。

小络篇

应龙问于岐伯曰：膜原与肌腠有分乎？岐伯曰：二者不同也。应龙曰：请问不同？岐伯曰：肌腠在膜原之外也。应龙曰；肌腠有脉乎？岐伯曰：肌腠膜原皆有脉也，其所以分者，正分于其脉耳。肌腠之脉，外连于膜原，膜原之脉，内连于肌腠。应龙曰：二脉乃表里也，有病何以分之？岐伯曰：外引小络痛者，邪在肌腠也。内引小络痛者，邪在膜原也。应龙曰：小络又在何所？岐伯曰：小络在膜原之间也。

陈士铎曰：小络一篇，本无深文，备载诸此。以小络异于膜原耳，知膜原之异，即知肌腠之异也。

肺金篇

少师问曰：肺金也，脾胃土也，土宜生金，有时不能生金者谓何？岐伯曰：

脾胃土旺而肺金强，脾胃土衰而肺金弱，又何疑乎。然而脾胃之气太旺，反非肺金所喜者，由于土中火气之过盛也。土为肺金之母，火为肺金之贼，生变为克，乌乎宜乎。少师曰：金畏火克，宜避火矣，何又亲火乎？岐伯曰：肺近火，则金气之柔者必销矣。然肺离火，则金气之顽者必折矣。所贵微火以通薰肺也。故土中无火，不能生肺金之气。而土中多火，亦不能生肺金之气也。所以烈火为肺之所畏，微火为肺之所喜。少师公曰：善。请问金木之生克？岐伯曰：肺金制肝木之旺，理也。而肝中火盛，则金受火炎肺，失清肃之令矣。避火不暇，敢制肝木乎？即木气空虚，已不畏肺金之刑，况金受火制，则肺金之气必衰，肝木之火愈旺，势必横行无忌，侵伐脾胃之土，所谓欺子弱而凌母强也。肺之母家受敌，御木贼之强横，奚能顾金子之困穷，肺失化源，益加弱矣。肺弱欲其下生肾水难矣，水无金生则水不能制火，毋论上焦之火焚烧，而中焦之火亦随之更炽甚，且下焦之火亦挟水沸腾矣。少师曰：何肺金之召火也？岐伯曰：肺金，娇脏也，位居各脏腑之上，火性上炎，不发则已，发则诸火应之。此肺金之所以独受厥害也。少师曰：肺为娇脏，曷禁诸火之威逼乎，金破不鸣断难免矣。何以自免于祸乎？岐伯曰：仍赖肾子之水以救之。是以肺肾相亲更倍于土金之相爱。以土生金，而金难生土。肺生肾，而肾能生肺，昼夜之间，肺肾之气实彼此往来两相通，而两相益也。少师曰：金得水以解火，敬闻命矣。然金有时而不畏火者，何谓乎？岐伯曰：此论其变也。少师曰：请尽言之。岐伯曰：火炼金者，烈火也。火气自微何以炼。金非惟不畏火，且侮火矣。火难制金，则金气日旺。肺成顽金过刚而不可犯，于是肃杀之气必来伐木。肝受金刑力难生火，火势转衰，变为寒火矣。足畏乎。然而火过寒无温气以生土，土又何以生金。久之火寒而金亦寒矣。少师曰：善。请问金化为水，

而水不生木者，又何谓乎？岐伯曰：水不生木，岂金反生木乎。水不生木者，金受火融之水也。真水生木而融化之，水克木矣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肺不燥不成顽金，肺过湿不成柔金，以肺中有火也。肺得火则金益，肺失火则金损。故金中不可无火，亦不可有火也。水火不旺，金反得其宜也。

总不可使金之过旺耳。

肝木篇

少师曰：肝属木，木非水不养，故肾为肝之母也。肾衰则木不旺矣，是肝木之虚，皆肾水之涸也。然而肝木之虚，不全责肾水之衰者何故？岐伯曰：此肝木自郁也。木喜疏泄，遇风寒之邪，拂抑之事，肝辄气郁不舒。肝郁必下克脾胃，制土有力，则木气自伤，势必求济肾水，水生木而郁气未解，反助克土之横。土怒水助转来克水。肝不受肾之益，肾且得土之损，未有不受害者也。肾既病矣，自难滋肝木之枯，肝无水养，其郁更甚。郁甚而克土愈力。脾胃受伤气难转输，必求救于心火，心火因肝木之郁全不顾心，心失化源，何能生脾胃之土乎。于是怜土予之受伤，不敢咎肝母之过，逆反嗔肺金不制肝木，乃出其火而克肺，肺无土气之生，复有心火之克则肺金难以自存。听肝木之逆，无能相制矣。少师曰：木无金制宜木气之舒矣，何以仍郁也？岐伯曰：木性曲直，必得金制有成。今金弱木强，则肝寡于畏，任郁之性以自肆，土无可克水，无可养火，无可助，于是木空受焚矣。此木无金制而愈郁也。所以治肝必解郁为先，郁解而肝气自平。何至克土，土无木克则脾胃之气自易升腾，自必忘克，肾水转生肺金矣。肺金得脾胃二土之气，则金气自旺，令行清肃。肾水无匮乏之忧，且金强制木，木无过旺肝气平矣。少师曰：肝气不平可以直折之乎？岐伯曰：肝气最恶者郁也。

其次则恶不平，不平之极即郁之极也。故平肝尤尚解郁。少师曰：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肝气不平，肝中之火过旺也。肝火过旺，由肝木之塞也。外闭内焚，非烁土之气即耗心之血矣。夫火旺宜为心之所喜，然温火生心，烈火逼心，所以火盛之极，可暂用寒凉以泻。肝火郁之极，宜兼用舒泄以平肝也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木不郁则不损，肝木之郁即逆之之谓也。人能解郁，则木得其平矣。何郁之有。

肾水篇

少师曰：请问肾水之义。岐伯曰：肾属水，先天真水也。水生于金，故肺金为肾母。然而肺不能竟生肾水也，必得脾土之气薰蒸，肺始有生化之源，少师曰：土克水者也，何以生水？岐伯曰：土贪生金，全忘克水矣。少师曰：金生水而水养于金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肾水非肺金不生，肺金非肾水不润。盖肺居上焦，诸脏腑之火，咸来相逼，苟非肾水灌注，则肺金立化矣。所以二经子母最为关切。无时不交相生，亦无时不交相养也。是以补肾者必须益肺，补肺者必须润肾，始既济而成功也。少师曰：肾得肺之生即得肺之损，又何以养各脏腑乎？岐伯曰：肾交肺而肺益生肾，则肾有生化之源。山下出泉涓涓正不竭也。肾既优渥，乃分其水以生肝。肝木之中本自藏火，有水则木且生心，无水则火且焚木，木得水之济，则木能自养矣。木养于水，木有和平之气，自不克土。而脾胃得遂其升发之性，则心火何至躁动乎。自然水不畏火之炎，乃上润而济心矣。少师曰：水润心固是水火之既济，但恐火炎而水不来济也。岐伯曰：水不润心，故木无水养也。木无水养肝必干燥，火发木焚，烁尽脾胃之液，肺金救土之不能，何暇生肾中之

水。水涸而肝益加燥，肾无沥以养肝，安得余波以灌心乎！肝木愈横，心火愈炎，肾水畏焚，因不上济于心，此肾衰之故，非所谓肾旺之时也。少师曰：肾衰不能济心，独心受其损乎？岐伯曰：心无水养，则心君不安，乃迁其怒于肺金，遂移其火以逼肺矣。肺金最畏火炎，随移其热于肾，而肾因水竭，水中之火正无所依，得心火之相会，翕然升木变出龙雷，由下焦而腾中焦，由中焦而腾上焦，有不可止遏之机矣。是五脏七腑均受其害，宁独心受损乎！少师曰：何火祸之酷乎？岐伯曰：非火多为害，乃水少为炎也。五脏有脏火，七腑有腑火，火到之所，同气相亲，故其势易旺，所异者，水以济之也。而水止肾脏之独有，且水中又有火也。水之不足，安敌火之有余。此肾脏所以有补无泻也。少师曰：各脏腑皆取资于水，宜爱水而畏火矣。何以多助火以增焰乎？岐伯曰：水少火多，一见火发，惟恐火之耗水，竟来顾水，谁知反害水乎。此祸生于爱，非恶水而爱火也。少师曰：火多水少，泻南方之火，非即补北方之水乎？岐伯曰：水火又相根也。无水则火烈，无火则水寒，火烈则阴亏也，水寒则阳消也。阴阳两平，必水火既济矣。少师曰：火水既济独不畏土之侵犯乎？岐伯曰：土能克水，而土亦能生水也。水得土以相生，则土中出水，始足以养肝木而润各脏腑也。第不宜过于生之，则水势汪洋亦能冲决堤岸，水无土制，变成洪水之逆流，故水不畏土之克也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五行得水则润，失水则损。况取资多而分散少乎。故水为五行之所窃，不可不多也。说得水之有益，有此可悟永矣。

心火篇

少师曰：心火，君火也。何故宜静不宜动？岐伯曰：君主无为，心为君火，

安可有为乎!君主有力，非生民之福也。所以心静则火息，心动则火炎。息则脾胃之土受其益，炎则脾胃之土受其灾。少师曰：何谓也?岐伯曰：脾胃之土喜温火之养，恶烈火之逼也。温火养则土有生气而成活土，烈火逼则土有死气而成焦土矣。焦火何以生金，肺金干燥，必求济于肾水，而水不足以济之也。少师曰：肾水本济心火者也，何以救之无裨乎?岐伯曰：人身之肾水原非有余。况见心火之太旺，虽济火甚切，独不畏火气之烁乎。故避火之炎，不敢上升于心中也。心无水济则心火更烈，其克肺益甚。肺畏火刑，必求援于肾子，而肾子欲救援而无水，又不忍肺母之凌烁，不得不出其肾中所有，倾国以相助。于是水火两腾，升于上焦，而与心相战。心因无水以克肺，今见水不济心火来助肺，欲取其水而转与火，相合则火势更旺。于是肺不受肾水之益，反得肾火之虐矣。斯时肝经之木，见肺金太弱，亦出火以焚心明助肾母，以称于实报肺仇而加刃也。少师曰：何以解氛乎?岐伯曰：心火动极矣，安其心而火可息也。少师曰：可用寒凉直折其火乎?岐伯曰：寒凉可暂用，不可久用也。暂用则火化为水，久用则水变为火也。少师曰：斯又何故欤?岐伯曰：心火必得肾水以济之也。滋肾安心则心火永静，舍肾安心则心火仍动矣。少师曰：凡水火未有不相克也，而心肾水火何相交而相济乎?岐伯曰：水不同耳。肾中邪水最克心火，肾中真水最养心火，心中之液即肾内真水也。肾之真水旺，而心火安。肾之真水衰，而心火沸。是以心肾交而水火既济，心肾开而水火未济也。少师曰：心在上，肾在下，地位悬殊，何彼此乐交无间乎?岐伯曰：心肾之交，虽胞胎导之，实肝木介之也。肝木气通，肾无阻隔，肝木气郁，心肾即闭塞也。少师曰：然则肝木又何以养之?岐伯曰：肾水为肝木之母，补肾即所以通肝木。非水不旺火，非木不生欲，心液之不枯，必肝血之常足。欲肝血之不乏，

必肾水之常盈，补肝木要不外补肾水也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心火，君火也。君心为有形之火，可以水折。不若肾中之火，为无形之火也。无形之火，可以水养。知火之有形、无形，而虚火

脾土篇

少师问曰：脾为湿土，土生于火，是火为脾土之父母乎？岐伯曰：脾土之父母，不止一火也。心经之君火，包络、三焦、命门之相火，皆生之。然而君火之生，脾土甚疏；相火之生，脾土甚切，而相火之中命门之火，尤为最亲。少师曰：其故何欤？岐伯曰：命门盛衰，即脾土盛衰。命门生绝即脾土生绝也。盖命门为脾土之父母，实关死生。非若他火之可旺、可微、可有、可无也。少师曰：命门火过旺，多非脾土之宜，又何故乎？岐伯曰：火少则土湿，无发生之机；火多则土干，有燥裂之害。盖脾为湿土，土中有水。命门者，水中之火也。火藏水中则火为既济之火。自无亢焚之祸，与脾土相宜，故火盛亦盛，火衰亦衰，火生则生，火绝则绝也。若火过于旺，是火胜于水矣。水不足以济火，乃未济之火也。火似旺，而实衰，假旺而非真旺也。与脾土不相宜耳。非惟不能生脾，转能耗土之生气，脾土无生气则赤地干枯，欲化精微以润各脏腑难矣。且火气上炎与三焦包络之火直冲而上与心火相合。火愈旺而土愈耗，不成为焦火得乎。少师曰：焦土能生肺金乎？岐伯曰：肺金非土不生。今土成焦土，中鲜润泽之气，何以生金哉。且不特不生金也，更且嫁祸于肺矣，盖肺乏土气之生，又多火气之逼，金弱木强，必至之势也。木强凌土而土败更难生金，肺金绝而肾水亦绝也，水绝则木无以养，木枯自焚益添火焰，土愈加燥矣。少师曰：治何经以救之？岐伯曰：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，补水则火自息。然而徒补水则水不易生，

补肺金火气则水有化源，不患乎无本也。肾得水以制火，则水火相济，火无偏旺之害。此治法之必先补水也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脾土与胃土不同。生脾土与胃土生不同，虽生土在于火也，然火各异。生脾土必须于心，生胃土必须于包络。心为君火，包络为相火也。二火断须补肾，以水能生火耳。

胃土篇

少师问曰：脾胃皆土也，有所分乎？岐伯曰：脾，阴土也；胃，阳土也。阴土逢火则生，阳土必生于君火。君火者，心火也。少师曰：土生于火，火来生土，两相亲也，岂胃土遇三焦命门之相火，辞之不受乎？岐伯曰：相火与胃不相合也，故相火得之而燔，不若君火得之而乐也。少师曰：心包亦是相火，何与胃亲乎？岐伯曰：心包络代君火以司令者也，故心包相火即与君火无异，此胃上之所以相亲也。少师曰：心包代心之职，胃土取资心包，无异取资心火矣。但二火生胃，土则受益；二火助胃，火则受祸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胃土衰则喜火之生，胃火盛则恶火之助也。少师曰：此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胃阳土宜弱不宜强。少师曰：何以不宜强也？岐伯曰：胃多气多血之府，其火易动，动则燎原而不可制，不特烁肺以杀子，且焚心以害母矣，且火之盛者，水之涸也。火沸上腾必至有焚林竭泽之虞，烁肾水烧肝木，其能免乎？少师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火盛必济之水，然水非外水也，外水可暂救以止炎，非常治之法也。必大滋其内水之匮。内水者，肾水也。然而火盛之时，滋肾之水不能泻胃之火，以火旺不易灭，水衰难骤生也。少师曰：又将奈何？岐伯曰：救焚之法，先泻胃火，后以水济之。少师曰：五脏六腑皆藉胃气为生，泻胃火不损各脏腑乎？吾恐水未生，肾先

绝矣。岐伯曰：火不息则土不安，先熄火后济水，则甘霖优渥，土气升腾，自易发生万物。此泻胃正所以救胃，是泻火非泻土也。胃土有生机，各脏腑岂有死法乎。此救胃又所以救肾，并救各脏腑也。少师曰：胃气安宁，肝木来克奈何？岐伯曰：肝来克胃，亦因肝木之燥也，木燥则肝气不平矣，不平则木郁不伸，上克胃土，土气自无生发之机，故调胃之法以平肝为重。肝气平矣又以补水为急，水旺而木不再郁也，惟是水不易旺仍须补肺金，旺则生水，水可养木，金旺则制木，木不克土，胃有不得其生发之性者乎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胃土以养水为主，养水者助胃也。胃中有水，则胃火不沸。故补肾正所以益胃也。

可见胃火之盛由于肾水之衰，补肾水正补胃土也。故胃火可杀，胃火宜培，不可紊也。

包络火篇

少师曰：心包之火无异心火，其生克同乎？岐伯曰：言同则同，言异则异。心火生胃，心包之火不止生胃也。心火克肺，心包之火不止克肺也。少师曰：何谓也？岐伯曰：心包之火生胃，亦能死胃。胃土衰得心包之火而土生，胃火盛得心包之火而土败。土母既败，肺金之子何能生乎！少师曰：同一火也，何生克之异？岐伯曰：心火，阳火也。其势急而可避，心包之火，阴火也。其势缓而可亲。故心火之克肺一时之刑，心包之克肺，实久远之害。害生于刑者，势急而患未大害。生于思者，势缓而患渐深也。少师曰：可救乎？岐伯曰：亦在制火之有余而已。少师曰：制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心包阴火窃心之阳气以自养之，必得肾之阴气以自存。心欲温肾，肾欲润心，

皆先交心包以通之，使肾水少衰，心又分其水气，肾且供心火之不足，安能分余惠以慰心包。心包干涸，毋怪其害胃土也。补肾水之枯，则水足灌心而化液，即足注心包而化津，此不救胃，正所以救胃也。少师曰：包络之火可泻乎？岐伯曰：胃土过旺，必泻心包之火。然心包之火可暂泻而不可久泻也。心包逼近于心，泻包络则心火不宁矣。少师曰：然则奈何？岐天师曰：肝经之木，包络之母也。泻肝则心包络之火必衰矣。少师曰：肝亦心之母也，泻肝而心火不寒乎？岐天师曰：暂泻肝则包络损其焰，而不至于害心。即久泻肝则心君减其炎，亦不至于害包络，犹胜于直泻包络也。少师曰：诚若师言，泻肝经之木，可救急而不可图缓，请问善后之法？岐伯曰：水旺则火衰，既济之道也。安能舍补肾水别求泻火哉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包络之火为相火，相火宜补不宜泻也。宜补而用泻必害心包矣。

三焦火篇

少师曰：三焦无形，其火安生乎？岐伯曰：三焦称腑，虚腑也。无腑而称腑，有随寓为家之义。故逢木则生、逢火则旺。即逢金，逢土亦不相仇而相得。总欲窃各脏腑之气以自旺也。少师曰：三焦耗脏腑之气，宜为各脏腑之所绝矣，何以反亲之也？岐伯曰，各脏腑之气非三焦不能通达上下，故乐其来亲而益之以气，即有偷窃亦安焉而不问也。少师曰：各脏腑乐与三焦相亲，然三焦乐与何脏腑为更亲乎？岐伯曰：最亲者，胆木也。胆与肝为表里，是肝胆为三焦之母，即三焦之家也。无家而寄生于母家，不无府而有府乎。然而三焦之性喜动恶静，上下同流，不乐安居于母宅，又不可谓肝胆之官竟是三焦之府也。少师曰：三焦火也，火必畏水，何故与水亲乎？岐伯曰：三焦之火最善制水，非亲水而喜入于水也，盖水无火气之温则水成寒水矣。

寒水何以化物。故肾中之水，得三焦之火而生；膀胱之水，得三焦之火而化。火与水合实有既济之欢也。但恐火过于热，制水太甚，水不得益而得损，必有干燥之苦也。少师曰：然则何以治之？岐伯曰：泻火而水自流也。少师曰：三焦无腑，泻三焦之火，何从而泻之？岐伯曰：视助火之脏腑以泻之，即所以泻三焦也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三焦之火附于脏腑，脏腑旺而三焦旺，脏腑衰而三焦衰，故助三焦在于助各脏腑也，泻三焦火可置脏腑于不问乎。

然则三焦盛衰全在视腑也。

胆木篇

少师曰：胆寄于肝，而木必生于水。肾水之生肝即是生胆矣，岂另来生胆乎？岐伯曰：肾水生木必先生肝，肝即分其水以生胆。然肝与胆皆肾子也，肾岂有疏于胆者乎。惟胆与肝为表里，实手足相亲，无彼此之分也。故肾水旺而肝胆同旺，肾水衰而肝胆同衰。非仅肝血旺而胆汁盈，肝血衰而胆汁衰也。少师曰：然亦有肾水不衰，胆气自病者何也？岐伯曰：胆之汁主藏，胆之气主泄，故喜通不喜塞也。而胆气又最易塞，一遇外寒，胆气不通矣；一遇内郁，胆气不通矣。单补肾水不舒胆木，则木中之火不能外泄，势必下克脾胃之土，木土交战多致胆气不平，非助火以刑肺，必耗水以亏肝，于是胆郁肝亦郁矣。肝胆交郁，其塞益甚。故必以解郁为先，不可徒补肾水也。少师曰：肝胆同郁，将独鲜胆木之塞乎？岐伯曰：郁同而解郁，乌可异哉。胆郁而肝亦郁，肝舒而胆亦舒。舒胆之后济之补水，则水荫木以敷荣，木得水而调达，既不绝肝之血，有不生心之液者乎。自此三焦得木气

以为根，即包络亦得胆气以为助，十二经无不取决于胆也。何忧匮乏哉！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肝胆同为表里，肝盛则胆盛，肝衰则胆衰，所以治胆以治肝为先。

肝易于郁，而胆之易郁，又宁与肝胆殊乎，故治胆必治肝也。

膀胱水篇

少师曰：水属阴，膀胱之水谓之阳水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膀胱之水，水中藏火也。膀胱无火，水不化，故以阳水名之。膀胱腑中本无火也。恃心肾二脏之火相通化水，水始可藏而亦可泄。夫火属阳，膀胱既通火气，则阴变为阳矣。少师曰：膀胱通心肾之火，然亲于肾而疏于心也。心火属阳，膀胱亦属阳，阳不与阳亲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膀胱与肾为表里最为关切，故肾亲于膀胱。而膀胱亦不能疏于肾也。心不与膀胱相合，毋怪膀胱之疏心矣。然心虽不合于膀胱，而心实与小肠为表里，小肠与膀胱正相通也。心合小肠，不得不合膀胱矣。是心与膀胱其迹若远而实近也。少师曰：然则膀胱亲于心而疏于肾乎？岐伯曰：膀胱阳水也，喜通阴火而不喜通阳火，似心火来亲未必得之化水。然而肾火不通心火，则阴阳不交，膀胱之阳火正难化也。少师曰：此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心火下交于肾，则心包三焦之火齐来相济，助胃以化膀胱之水。倘心不交肾，心包三焦之火各奉心火以上炎，何敢下降以私通于肾。既不下降，敢代君以化水乎。少师曰：君火无为，相火有为，君火不下降，包络相火正可代君出治。何以心火不交，相火亦不降乎？岐伯曰：君臣一德而天下治。君火交而相火降，则膀胱得火而水化。君火离而相火降，则膀胱得火而水干。虽君火恃相火而行，亦相火必藉君火而

治。肾得心火之交，又得包络之降，阴阳合为一性，竟不能分肾为阴、心为阳矣。少师曰：心肾之离合，膀胱之得失如此乎？岐伯曰：膀胱，可寒而不可过寒，可热而不可过热。过寒则遗，过热则闭，皆心肾不交之故也。此水火所以重既济耳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膀胱本为水腑。然水中藏火，无水不交，无火亦不交也。

故心肾二脏皆通于膀胱之腑。膀胱不通，又何交乎！交心肾，正藏水火也。

大肠金篇

少师曰：金能生水，大肠属金，亦能生水乎？岐伯曰：大肠之金，阳金也。不能生水，且藉水以相生。少师曰：水何能生金哉？岐伯曰：水不生金而能养金，养即生也。少师曰：人身火多于水，安得水以养大肠乎？岐伯曰：大肠离水实无以养，而水苦无多。所异者，脾土生金，转输精液庶无干燥之虞。而后以肾水润之，便庆濡泽耳。是水土俱为大肠之父母也。少师曰：土生金，而大肠益燥何也？岐伯曰：土柔而大肠润，土刚而大肠燥矣。少师曰：土刚何以燥也？岐伯曰：土刚者，因火旺而刚也。土刚而生金更甚，然未免同火俱生，金喜土而畏火，虽生而实克矣。安得不燥哉。少师曰：水润金也，又善荡金者，何故欤？岐伯曰：大肠得真水而养，得邪水而荡也。邪正不两立，势必相遇而相争。邪旺而正不能敌，则冲激澎湃倾肠而泻矣。故大肠尤宜防水。防水者，防外来之水非防内存之水也。少师曰：人非水火不生，人日饮水何，以防之？岐伯曰：防水何若培土乎。土旺足以制水，土旺自能生金。制水，不害邪水之侵。生金，无愁真水之涸，自必火静而金安可传导而变化也。少师曰：大肠无火，往往有传导变化而不能者，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大肠恶火又最喜火也。恶火者，恶阳火也。喜火者，喜阴

火也。阴火不同，而肾中之阴火尤其所喜。喜火者，喜其火中之有水也。少师曰：肾火虽水中之火，然而克金，何以喜之？岐伯曰：肺肾子母也。气无时不通，肺与大肠为表里，肾气生肺，即生大肠也。大肠得肾中水火之气，始得司其开阖也。倘水火不入于大肠，开阖无权，何以传导变化乎！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大肠无水火何以开阖。开阖既难以传导变化乎。可悟大肠必须于水火也。大肠无水火之真，即邪来犯之，故防邪仍宜润正耳。

小肠火篇

少师曰：小肠属火乎？属水乎？岐伯曰：小肠与心为表里，与心同气，属火无疑。其体则为水之路，故小肠又属水也。少师曰：然则小肠居水火之间，乃不阴不阳之腑乎。岐伯曰：小肠属阳，不属阴也。兼属之水者，以其能导水也。水无火不化，小肠有火，故能化水。水不化火，而火且化水，是小肠属火明矣。惟小肠之火代心君以变化，心即分其火气以与小肠，始得导水以渗入于膀胱。然有心之火气、无肾之水气则心肾不交水火不合，水不能遽渗于膀胱矣。少师曰：斯又何故乎？岐伯曰：膀胱，水腑也，得火而化，亦必得水而亲。小肠之火欲通膀胱，必得肾中真水之气以相引，而后心肾会而水火济，可渗入亦可传出也。少师曰：肠为受盛之官，既容水谷，安在肠内无水，必藉肾水之通膀胱乎？岐伯曰：真水则存而不泄，邪水则走而不守也。小肠得肾之真水，故能化水谷而分清浊，不随水谷俱出也。此小肠所以必资于肾气耳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小肠之火，有水以济之。故火不上焚，而水始下降也。火不上焚者，有水以引之也，水不下降者，有火以升之也，有升有引，皆既济之道也。

命门真火篇

少师曰：命门居水火中，属水乎？属火乎？岐伯曰：命门，火也。无形有气，居两肾之间，能生水而亦藏于水也。少师曰：藏于水以生水，何也？岐伯曰：火非水不藏，无水则火沸矣。；水非火不生，无火则水绝矣。水与火盖两相生而两相藏也。少师曰：命门之火，既与两肾相亲宜与各脏腑疏矣。岐伯曰：命门为十二经之主。不止肾恃之为根，各脏腑无不相合也。少师曰：十二经皆有火也，何藉命门之生乎？岐伯曰：十二经之火，皆后天之火也。后天之火非先天之火不化。十二经之火得命门先天之火则生生不息，而后可转输运动变化于无穷，此十二经所以皆仰望于命门，各倚之为根也。少师曰：命门之火气甚微，十二经皆来取资，尽为分给，不虞匮乏乎？岐伯曰：命门居水火中，水火相济，取之正无穷也。少师曰：水火非出于肾乎？岐伯曰：命门水火虽不全属于肾，亦不全离乎肾也。盖各经之水火均属后天，独肾中水火则属先天也。后天火易旺，先天火易衰。故命门火微，必须补火，而补火必须补肾，又必兼水火。补之正，以命门之火可旺，而不可过旺也。火之过旺，水之过衰也。水衰不能济火，则火无所制，必焚沸于十二经，不受益而受损矣。故补火必须于水中补之。水中补火则命门与两肾有既济之欢，分布于十二经亦无未济之害也。少师曰，命门之系人生死甚重，《内经》何以遗之？岐伯曰：未尝遗也。主不明则十二官危。所谓主者，正指命门也。七节之旁有小心。小心者，亦指命门也。人特未悟耳。少师曰：命门为主，前人未言何也，岐伯曰：广成子云：窈窈冥冥，其中有神。恍恍惚惚，其中有气。亦指命门也。谁谓前人勿道哉。且命门居于肾，通于任督，更与丹田神室相接。存神于丹田，所以温命门也。守气于神室，所以养命门也。修仙之道无非温养命门耳。命门旺而十二经皆旺，命门衰

而十二经皆衰也。命门生而气生，命门绝而气绝矣。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命门为十二经之主。《素问》不明言者，以主之难识耳。然不明言者，未尝不显言之也。无如世人不悟耳。经天师指示而命门绝而不绝矣。秦火未焚之前，何故修命门者少，总由于不善读《内经》也。

凌波按：以何处为命门，是颇值得研究的，有说此有说彼，其实命门一处本无定处。在人与天地同其德时，自可见命门，其他一切都是空谈。若只说长生，则立鼎之处即是命门，即在脐后肾前

命门经主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十二经各有一主，主在何经？岐伯曰：肾中之命门为十二经之主也。雷公曰：十二经最神者，心也。宜心为主，不宜以肾中之命门为主也。岐伯曰：以心为主，此主之所以不明也。主在肾之中，不在心之内。然而离心非主，离肾亦非主也。命门殆通心肾以为主乎。岂惟通心肾哉。五脏七腑无不共相贯通也。雷公曰：其共相贯通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人非火不生，命门属火，先天之火也。十二经得命门之火始能生化，虽十二经来通于命门，亦命门之火原能通之也。雷公曰：命门属火，宜与火相亲，何偏居于肾以亲水气耶？岐伯曰：肾火，无形之火也；肾水，无形之水也。有形之火，水能克之，无形之火，水能生之。火克于水者，有形之水也。火生于水者，无形之水也。然而无形之火偏能生无形之水，故火不藏于火，转藏于水。所谓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也。人身先生命门而后生心。心生肺，肺生脾，脾生肝，肝生肾，相合而相生，亦相克而相生也。十二经非命门不生，正不可以生克而拘视之也。故心得命门，而神明应物也；肝得命门，而谋虑也；胆得命门，而决断也；胃得命门，而受纳也；脾得命门，而转

输也；肺得命门，而治节也；大肠得命门，而传导也；小肠得命门，而布化也；肾得命门，而作强也；三焦得命门，而决渎也；膀胱得命门，而畜泄也。是十二经为主之官，而命门为十二官之主。有此主则十二官治。无此主则十二官亡矣。命门为主，供十二官之取资。其火易衰，其火亦易旺，然衰乃真衰，旺乃假旺。先天之火非先天之水不生，水中补火，则真衰者不衰矣。火中补水，则假旺者不旺矣。见其衰，补火而不济之以水则火益微；见其旺，泻火而不济之以水则火益炽。雷公曰：何遭之渺乎，非天师又孰能知之。陈士铎曰：命门在心肾之中，又何说之有无。如世人隶知也。此篇讲得畅快，非无主之文。

五行生克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余读《内经》载五行甚详，其旨尽之乎？岐伯曰：五行之理，又何易穷哉。雷公曰：盍不尽言之？岐伯曰：谈天乎，谈地乎，谈人乎。雷公曰，请言人之五行。岐伯曰：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配火、木、土、金、水，非人身之五行乎。雷公曰：请言其变。岐伯曰：变则又何能尽哉。试言其生克。生克之变者，生中克也，克中生也。生不全生也，克不全克也，生畏克而不敢生也，克畏生而不敢克也。雷公曰：何以见生中之克乎？岐伯曰：肾生肝，肾中无水，水涸而火腾矣，肝木受焚，肾何生乎？肝生心，肝中无水，水燥而木焦矣，心火无烟，肝何生乎？心君火也，包络相火也，二火无水将自炎也，土不得火之生，反得火之害矣。脾生肺金也，土中无水，于土何以生物，铄石流金，不生金反克金矣。肺生肾水也，金中无水，死金何以出泉。崩垆飞汞，不生水反克水矣。盖五行多水则不生，五行无水亦不生也。雷公曰：何以见克中之生乎？岐伯曰：肝克土，土得木以疏通则土有生气矣。脾克水，水得土而畜积则土有生基矣。肾克火，火得水以相

济，则火有神光矣。心克金，然肺金必得心火以锻炼也。肺克木，然肝木必得肺金以斫削也。非皆克以生之乎。雷公曰：请言生不全生。岐伯曰：生不全生者，专言肾水也。各脏腑无不取资于肾。心得肾水而神明焕发也；脾得肾水而精微化导也；肺得肾水而清肃下行也；肝得肾水而谋虑决断也。七腑亦无不得肾水而布化也。然而取资多者分给必少矣。亲于此者疏于彼，厚于上者薄于下。此生之所以难全也。雷公曰：请言克不全克。岐伯曰：克不全克者，专言肾火也。肾火易动难静，易逆难顺，易上难下，故一动则无不动矣，一逆则无不逆矣，一上则无不上矣。腾于心躁烦矣。入于脾干涸矣，于肺喘嗽矣，流于肝焚烧矣，冲击于七腑燥渴矣。虽然肾火乃雷火也，亦龙火也。龙雷之火其性虽猛，然聚则力专，分则势散，无乎不克反无乎全克矣。雷公曰：生畏克而不敢生者若何？岐伯曰：肝木生心火也，而肺金太旺，肝畏肺克不敢生心则心气转弱，金克肝木矣。心火生胃土也，而肾火太旺不敢生胃则胃气更虚，水侵胃土矣。心包之火生脾土也，而肾水过泛不敢生脾，则脾气加困，水欺脾土矣。脾胃之土生肺金也，而肝木过刚，脾胃畏肝不敢生肺，则肺气愈损，木侮脾胃矣。肺金生肾水也，而心火过炎，肺畏心克，不敢生肾，则肾气益枯，火刑肺金矣。肾水生肝木也，而脾胃过燥，肾畏脾胃之土，不敢生肝，则肝气更凋，土制肾水矣。雷公曰：何法以制之乎？岐伯曰：制克以遂其生，则生不畏克。助生而忘其克，则克即为生，雷公曰：善。克畏生而不敢克者，又若何？岐伯曰：肝木之盛由于肾水之旺也，木旺而肺气自衰，柔金安能克刚木乎。脾胃土盛由于心火之旺也，土旺而肝气自弱，僵木能克焦土乎。肾水之盛由肺金之旺也，水旺而脾土自微浅，土能克湍水乎。心火之盛由于肝木之旺也，火旺而肾气必虚，匀水能克烈火乎。肺金之盛由于脾土之旺也，金盛而心气自

怯，寒火能克顽金乎。雷公曰：何法以制之？岐伯曰：救其生不必制其克，则弱多为强。因其克反更培其生则衰转为盛。雷公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五行生克本不可颠倒。不可颠倒而颠倒者，言生克之变也。篇中专言其变，而变不可穷矣。当细细观之。

小心真主篇

为当问于岐伯曰：物之生也，生于阳。物之成也，成于阴。阳，火也；阴，水也。二者在身藏于何物乎？岐伯曰：大哉，问也。阴阳有先后天之殊也，后天之阴阳藏于各脏腑。先天之阴阳藏于命门。为当曰：命门何物也？岐伯曰：命门者，水火之源。水者，阴中之水也；火者，阴中之火也。为当曰：水火均属阴，是命门藏阴不藏阳也。其藏阳又何所乎？岐伯曰：命门，藏阴即藏阳也。为当曰：其藏阴即藏阳之义何居？岐伯曰：阴中之水者，真水也；阴中之火者，真火也。真火者，真水之所生；真水者，真火之所生也。水生于火者，火中有阳也。火生于水者，水中有阳也。故命门之火，谓之原气。命门之水，谓之原精。精旺则体强，气旺则形壮。命门水火实藏阴阳，所以为十二经之主也。主者，即十二官之化源也。命门之精气尽，则水火两亡，阴阳间隔，真息不调，人病辄死矣。为当曰：阴阳有偏胜，何也？岐伯曰：阴胜者，非阴盛也，命门火微也。阳胜者，非阳盛也，命门水竭也。为当曰：阴胜在下阳胜在上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阴胜于下者，水竭其源则阴不归阳矣。阳胜于上者，火衰其本则阳不归阴矣。阳不归阴，则火炎于上而不降。阴不归阳，则水沉于下而不升。可见命门为水火之府也，阴阳之宅也，精气之根也，死生之窦也。为当曰：命门为十二官之主寄于何脏？岐伯曰：七节之旁中有小心，小心即命门也。为当曰：鬲育之上，中有父母，非小心之谓欤。岐伯曰：鬲育之上，中有父母者，言三焦包络也，

非言小心也。小心在心之下，肾之中。

陈士铎曰：小心在心肾之中，乃阴阳之中也。阴无阳气则火不生，阳无阴气则水不长。世人错认小心在鬲育之上，此命门。

真主不明也，谁知小心即命门哉。

水不克火篇

大封司马问于岐伯曰：水克火者也，人有饮水而火不解者，岂火不能制水乎？岐伯曰：人生于火，养于水。水养火者，先天之真水也。水克火者，后天之邪水也。饮水而火热不解者，外水不能救内火也。大封司马曰：余终不解其义，幸明示之。岐伯曰：天开于子，地辟于丑，人生于寅，寅实有火也。天地以阳气为生，以阴气为杀。阳即火，阴即水也。然而火不同，有形之火，离火也。无形之火，乾火也。有形之火，水之所克。无形之火，水之所生。饮水而火不解者，无形之火得有形之水而不相入也。岂惟不能解，且有激之而火炽者。大封司马曰：然则水不可饮乎？岐伯曰：水可少饮以解燥。不可畅饮以解氛。大封司马曰：此何故乎？岐伯曰：无形之火旺，则有形之火微。无形之火衰则有形之火盛。火得水反炽，必多饮水也，水多则无形之火因之益微矣。无形之火微，而有形之火愈增酷烈之势，此外水之所以不能救内火，非水之不克火也。大封司马曰：何以治之？岐伯曰：补先天无形之水，则无形之火自息矣，不可见其火热饮水不解，劝多饮以速亡也。

陈士铎曰：水分有形无形，何疑于水哉。水克有形之火，难克无形之火，故水不可饮也。说得端然实理，非泛然而论也。

三关升降篇

巫咸问曰：人身三关在何经乎？岐伯曰：三关者，河车之关也。上玉枕，中肾脊、下尾间。巫咸曰：三关何故关人生死乎？岐伯曰：关人生死，故名曰关。巫咸曰：请问生死之义。岐伯曰：命门者，水中火也。水火之中实藏先天之气，脾胃之气后天之气也。先天之气不交于后天，则先天之气不长。后天之气不交于先天，则后天之气不化。二气必昼夜交，而后生生不息也。而后天之气必得先天之气先交而后生。而先天之气必由下而上，升降诸脾胃，以分散于各脏腑。三关者，先天之气所行之径道也。气旺则升降无碍，气衰则阻，阻则人病矣。巫咸曰：气衰安旺乎？岐伯曰：助命门之火，益肾阴之水，则气自旺矣。巫咸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人有三关，故可生可死。

然生死实在先天，不在后天也。篇中讲后天者返死而生，非爱生而恶死。人能长守先天，何恶先天之能死乎。

表微篇

奚仲问于岐伯曰：天师《阴阳别论》中有阴结，阳结之言。结在脏乎？抑结在腑乎？岐伯曰：合脏腑言之也。奚仲曰：脏阴腑阳，阴结在脏，阳结在腑乎？岐伯曰：阴结阳结者，言阴阳之气结也。合脏腑言之，非阳结而阴不结，阴结而阳不结也。阴阳之道，彼此相根，独阳不结，独阴亦不结也。奚仲曰：《阴阳别论》中，又有刚与刚之言。言脏乎？言腑乎？岐伯曰：专言脏腑也，阳阴气不和，脏腑有过刚之失，两刚相遇，阳过旺阴不相接也。奚仲曰：脏之刚乎？抑腑之刚乎？岐伯曰：脏刚传腑，则刚在脏也。腑刚传脏，则刚在腑也。奚仲曰：《阴阳别论》中又有阴转阳转之言，亦言脏腑乎？岐伯曰：阴转阳转者言十二经之脉，非言脏腑也。虽然十二脏腑之阴阳不和，

而后十二经脉始现阴阳之抟，否则抟之象不现于脉也。然则阴抟阳抟言脉面即言脏腑也。奚仲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阳结、阴结、阴抟、阳抟、俱讲得微妙。

呼吸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人气之呼吸应天地之呼吸乎？岐伯曰：天地人同之。雷公曰：心肺主呼，肾肝主吸，是呼出乃心肺也，吸入乃肾肝也。何有时呼出不属心肺而属肾肝，吸入不属肾肝而属心肺乎？岐伯曰：一呼不再呼，一吸不再吸，故呼中有吸，吸中有呼也。雷公曰：请悉言之。岐伯曰：呼出者，阳气之出也。吸入者，阴气之入也。故呼应天，而吸应地。呼不再呼，呼中有吸也。吸不再吸，吸中有呼也。故呼应天而亦应地，吸应地而亦应天。所以呼出心也、肺也，从天言之也；吸入肾也、肝也，从地言之也。呼出肾也、肝也，从地言之也；吸入心也、肺也，从天言之也。盖独阳不生，呼中有吸者，阳中有阴也；独阴不长，吸中有呼者，阴中有阳也。天之气不降则地之气不升。地之气不升则天之气不降。天之气下降者，即天之气呼出也。地之气上升者，即地之气吸入也。故呼出心肺，阳气也，而肾肝阴气辄随阳而俱出矣。吸入肾肝，阴气也，而心肺阳气辄随阴而俱入矣。所以阴阳之气，虽有呼吸而阴阳之根无间隔也。呼吸之间虽有出入而阴阳之本无两歧也。雷公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呼中有吸，吸中有呼，是一是二，人可参天地也。

脉动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手太阴肺、足阳明胃、足少阴肾，三经之脉常动不休者何也？岐伯曰：脉之常动不休者，不止肺、胃、肾也。雷公曰：何以见之？

岐伯曰：四末阴阳之会者，气之大络也。四街者，气之曲径也。周流一身，昼夜环转，气无一息之止，脉无一晷之停也。肺、胃、肾脉独动者，胜于各脏腑耳。非三经之气独动不休也。夫气之在脉也，邪气中之也，有清气中之，有浊气中之。邪气中之也，清气中在上，浊气中在下，此皆客气也。见于脉中，决于气口。气口虚，补而实之，气口盛，泻而泄之。雷公曰：十二经动脉之穴可悉举之乎？岐伯曰：手厥阴心包经，动脉在手之劳宫也。手太阴肺经，动脉在手之太渊也。手少阴心经，动脉在手之阴郤也。足太阴脾经，动脉在腹冲门也。足厥阴肝经，动脉在足之太冲也。足少阴肾经，动脉在足之太溪也。手少阳三焦经，动脉在面之和髎也。手太阳小肠经，动脉在项之天窗也。手阳明大肠经，动脉在手之阳溪也。足太阳膀胱经，动脉在足之委中也。足少阳胆经，动脉在足之悬钟也。足阳明胃经，动脉在足之冲阳也。各经时动时止，不若胃为六腑之原，肺为五脏之主，肾为十二经之海，各常动不休也。

陈士铎曰：讲脉之动处，俱有条理，非无因之文也。

瞳子散大篇

云师问于岐伯曰：目病，瞳子散大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必得之内热多饮也。云师曰：世人好饮亦常耳，未见瞳子皆散大也。岐伯曰：内热者，气血之虚也。气血虚，则精耗矣。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，瞳子尤精之所注也。精注瞳子，而目明，精不注瞳子，而目暗。今瞳子散大则视物必无准矣，云师曰：然往往视小为大也。岐伯曰：瞳子之系通于脑。脑热则瞳子亦热，热极而瞳子散大矣。夫瞳子之精，神水也。得脑气之热，则水中无非火气，火欲爆而光不收，安得不散大乎。云师曰：何火之虐乎？岐伯曰：必饮火酒

兼食辛热之味也。火酒大热，得辛热之味以助之则益热矣。且辛之气散，而火酒者，气酒也，亦主散。况火酒至阳之味，阳之味必升于头面，火热之毒真归于脑中矣。脑中之精，最恶散而最易散也。得火酒辛热之气，有随入随散者脑气既散于中，而瞳子散大应于外矣。彼气血未虚者，脑气尚不至尽散也，故瞳子亦无散大之象。然目则未有不昏者也。云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瞳子散大，不止于酒。大约肾水不足，亦能散大。然水之不足，乃火之有余也。益其阴而火降，火降而散大者不散大也。不可悟火之虐乎。必认作火酒之一者，尚非至理。

诊原篇

雷公曰问于岐伯曰：五脏六腑各有原穴，诊之可以知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诊脉不若诊原也。雷公曰：何谓也？岐伯曰：原者，脉气之所注也。切脉之法繁而难知，切原之法约而易识。雷公曰：请言切原之法。岐伯曰：切原之法，不外阴阳。气来清者，阳也。气来浊者，阴也。气来浮者，阳也。气来沉者，阴也，浮而无者，阳将绝也。沉而无者，阴将绝也。浮而清者，阳气之生也。沉而清者，阴气之生也。浮而浊者，阴血之长也。浮而清者，阳血之长也。以此诊原，则生死浅深如见矣。

陈士铎曰：诊原法，不传久矣。天师之论，真得其要也。

精气引血篇

力牧问于岐伯曰：九窍出血何也？岐伯曰：血不归经耳。力牧曰：病可疗乎？岐伯曰：疗非难也，引其血之归经，则瘥安。力牧曰：九窍出血，脏腑之血皆出矣。难疗而曰易疗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血失一经者重，血失众经者轻。失一经者，伤脏腑也。失众经者，伤经络也。力牧曰：血已出矣，何

引而归之?岐伯曰：补气以引之，补精以引之也。力牧曰：气虚则血难摄，补气摄血则余已知之矣。补精引血余实未知也。岐伯曰：血之妄行，由肾火之乱动也。肾火乱动，由肾水之大衰也。血得肾火而有所归，亦必得肾水以济之也。夫肾水、肾火如夫妇之不可离也。肾水旺而肾火自归。肾火安，而各经之血自息。犹妇在家而招其夫，夫既归宅，外侮辄散。此补精之能引血也。力牧曰：兼治之乎抑单治之乎?岐伯曰：先补气后补精。气虚不能摄血，血摄而精可生也。精虚不能藏血，血藏而气益旺也。故补气必须补精耳。力牧曰：善。虽然血之妄出，疑火之崇耳。不清火而补气，毋乃助火乎。岐伯曰：血至九窍之出：是火尽外泄矣，热变为寒，乌可再泄火乎。清火则血愈多矣。力牧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失血，补气本是妙理。谁知补精即补气乎。补气寓于补精之中，补精富于补血之内，岂是泛然作论者。寒变热，热变寒，参得个中趣，才是大罗仙。

天人一气篇

大挠问于岐伯曰：天有转移，人气随天而转移，其故何也?岐伯曰：天之转移，阴阳之气也。人之气亦阴阳之气也。安得不随天气为转移乎。大挠曰：天之气分春夏秋冬，人之气恶能分四序哉?天之气配日月支干，人之气恶能配两曜一旬十二时哉?岐伯曰：公泥于甲子以论天也。天不可测，而可测。人亦不可测，而可测也。天之气有春、夏、秋、冬，人之气有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未尝无四序也。天之气有日、月，人之气有水、火，未尝无两曜也。天之气，有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人之气，有阳、跷、阴跷、带、冲、任、督、阳维、阴维、命门、胞络、未尝无一旬也。天之气有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人之气，

有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、心包、胆、胃、膀胱、三焦、大小肠，未尝无十二时也。天有气，人即有气以应之。天人何殊乎。大挠曰：天之气万古如斯，人之气何故多变动乎？岐伯曰：人气之变动，因乎人，亦因乎天也。春宜温而寒，则春行冬令矣。春宜温而热，则春行夏令矣。春宜温而凉，则春行秋令矣。夏宜热而温，则夏行春令也。夏宜热而凉，则夏行秋令也。夏宜热而寒，则夏行冬令也。秋宜凉而热，非秋行夏令乎？秋宜凉而温，非秋行春令乎？秋宜凉而寒，非秋行冬令乎？冬宜寒而温，是冬行春令矣。冬宜寒而热，是冬行夏令矣。冬宜寒而凉，是冬行秋令矣。倒行逆施，在天既变动若此，欲人脏腑中不随天变动必不得之数矣。大挠曰：天气变动人气随天而转移，宜尽人皆如是矣。何以有变，有不变也？岐伯曰：人气随天而变者，常也。人气不随天而变者，非常也。大挠曰：人气不随天气而变，此正人守其常也。天师谓非常者，予不得其旨，请言其变。岐伯曰：宜变而不变，常也。而余谓非常者，以其异于常人也。斯人也必平日固守元阳，未丧其真阴者也。阴阳不调，随天气之变动，彼自行其阴阳之正令，故能不变耳。大挠曰：彼变动者何以治之？岐伯曰：有余者泻之，不足者补之，郁则达之，热则寒之，寒则温之，如此而已。

陈士铎曰：天人合一，安能变乎。说得合一之旨。

地气合人篇

大挠问曰：天人同气，不识地气亦同于人乎？岐伯曰：地气之合于人气，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已详哉言之。何公又问也？大挠曰：《内经》言地气统天气而并论也，未尝分言地气。岐伯曰：三才并立，天气即合于地气，地气即合于人气，原不必分言之也，大挠曰：地气有独合于人气之时，请言其

所以合也?岐伯曰：言其合则合，言其分则分。大挠曰：请言人之独合于地气。岐伯曰：地有九州，入有九窍，此人之独合于地也。大挠曰：《内经》言之矣。岐伯曰：虽言之未尝分晰之也。大挠曰：请言其分。岐伯曰：左目合冀，右目合雍，鼻合豫，左耳合扬，右耳合充，口合徐，脐合荆，前阴合营，后阴合幽也。大挠曰：其病何以应之?岐伯曰：冀之地气逆，而人之左目病焉。雍之地气逆，而，人之右目病焉。豫之地气逆，而人之鼻病焉。扬之地气逆，而人之左耳病焉。充之地气逆，而入之右耳病焉。徐之地气逆，而人之口病焉。荆之地气逆，而人之脐病焉。营之地气逆，而人之前阴病焉。幽之地气逆，而人之后阴病焉。此地气之合病气也。大挠曰：有验，有不验何也?岐伯曰：验者，人气之漓也。不验者，人气之固也。固者多，漓者少，故验者亦少。似地气之不尽合人气也，然而合者理也。大挠曰：既有不验，恐非定理。岐伯曰：医统天地人以言道，乌可缺而不全乎。宁言地气听其验不验也。大挠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地气实合于天，何分于人乎。地气有验不验者，非分于地气已，说其合，胡必求其合哉。

三才并论篇

鬼臾区间曰：五运之会，以司六气。六气之变，以害五脏。是五运之阴阳，即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也。夫子何以教区乎?岐伯曰：子言是也。臾区退而作《天元纪》各论，以广五运六气之义。岐伯曰：臾区之言大而肆乎，虽然执臾区之论，概治五脏之病，是得一而矣一也。臾区曰：何谓乎?岐伯曰：五运者，五行也。谈五运即阐五行也。然五行止有五，五运变成六，明者视六犹五也。昧者眩六为千矣。臾区曰：弟子之言非欤?

岐伯曰：子言是也，臾区曰：弟子言是夫子有后言，请亟焚之。岐伯曰：医道之大也，得子言大乃显然。而医道又微也，执子言微乃隐。余所以有后言也。虽然余之后言，正显子言之大也。臾区曰：请悉言之。岐伯曰：五运乘阴阳而变迁，五脏因阴阳而变动。执五运以治病未必有合也，舍五运以治病未必相离也。遗五运以立言，则医理缺其半。统五运以立言，则医道该其全。予故称子言之大而肆也。鬼臾区曰：请言缺半之理。岐伯曰：阴阳之气，有盈有虚。男女之形，有强有弱，盈者，虚之兆。虚者，盈之机。盖两相伏也。强者弱之媒，弱者强之福。盖两相倚也。合天地人以治邪，不可止执五运以治邪也。合天地人以扶正，不可止执五运以扶正也。鬼臾区曰：医道合天地人者，始无弊乎？岐伯曰：人之阴阳与天地相合也。阳极生阴，阴极生阳，未尝异也。世疑阴多于阳，阴有群阴，阳无二阳。谁知阳有二阳乎。有阳之阳，有阴之阳，君火为阳之阳，相火为阴之阳，人有君火、相火而天地亦有之，始成其为天，成其为地也，使天地无君火万物何以昭苏，天地无相火万物何以震动。天地之君火，日之气也。天地之相火，雷之气也。雷出于地而轰于天，日临于天而照于地。盖上下相合，人亦何独不然。合天地人以治病则得其全，执五运以治病则缺其半矣。鬼臾区稽首而叹曰：大哉！圣人之言乎，区无以测师矣。

陈士铎曰：六气即五行之论，知五行即知六气矣。世不知五运即不知五行也。不知五行，即不知六气矣。

五运六气离合篇

鬼臾区间曰：五运与六气并讲，人以为异，奈何？岐伯曰：五运非六气，则阴阳难化。六气非五运，则疾病不成。二者合而不离也，夫寒、暑、湿、

燥、风、火，此六气也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此五运也。六气分为六、五运分为五，何不可者，詎知六气可分，而五运不可分也。盖病成于六气，可指为寒、暑、湿、燥、风、火，病成于五运，不可指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以金病必兼水，水病必兼木，木病必兼火，火病必兼土，土病必兼金也。且有金病而木亦病，木病而土亦病，土病而水亦病，水病而火亦病，火病而金亦病也。故六气可分门以论症，五运终难拘岁以分门。诚以六气随五运以为转移，五脏因六气为变乱，此分之不可分也。鬼臾区曰：然则何以治六气乎？岐伯曰：五运之盛衰随五脏之盛衰为强弱，五脏盛则六气不能衰，五脏强而六气不能弱。逢司天、在泉之年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燥、风、火有病、有不病者，正五脏强而不弱也。所以五脏盛者，何畏运气之侵哉。鬼臾区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六气之病，因五脏之不调也。五脏之不调即五行之不正也，调五行即调六气矣。

六气分门第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五运六气合而不离，统言之可也。何鬼臾区分言之多乎？岐伯曰：五运不可分，六气不可合。雷公曰：其不可合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六气之中有暑火之异也。雷公曰：暑火皆火也，何分乎？岐伯曰：火，不一也。暑外火，火内火也。雷公曰：等火耳。火与火相合，而相应也。奈何异视之？岐伯曰：内火之动，必得外火之引。外火之侵，必得内火之召也。似可合以立论，而终不可合。以分门者，内火与外火异也。盖外火，君火也。内火，相火也。君火即暑，相火即火，暑乃阳火，火乃阴火。火性不同乌可不区而别乎。六气分阴阳，分三阴三阳也，三阴三阳中分阳火阴火

者，分君相之二火也。五行概言火，而不分君相。六气分言火，而各配支干。二火分配，而暑与火各司其权，各成其病矣。故必宜分言之也。臾区之说，非私言也。实闻予论，而推广之。雷公曰：予昧矣，请示世之不知二火者。

陈士铎曰：五行止有一火，六气乃有二火。有二火乃分配支干矣，支干虽分，而君相二火实因六气而异。

言之于不可异而异者，异之于阴阳之二火也

六气独胜篇

雍父问曰：天地之气，阴阳尽之乎？岐伯曰：阴阳足以包天地之气也。虽然，阴阳之中，变化错杂，未可以一言尽也。雍父曰：请言其变。岐伯曰：六气尽之矣。雍父曰：六气是公之已言也，请言所未言。岐伯曰：六气之中有余不足，胜复去留，臾区言之矣。尚有一端未言也。遇司天在泉之年，不随天地之气转移，实有其故，不可不论也。雍父曰：请悉论之。岐伯曰：辰戌之岁，太阳司天而天柱不能窒抑之，此肝气之胜也。己亥之岁，厥阴司天而天蓬不能窒抑之，此心气之胜也。丑未之岁，太阴司天而天蓬不能窒抑之，此包络之气胜也。子午之岁，少阴司天而天冲不能窒抑之，此脾气之胜也。寅申之岁，少阳司天而天英不能窒抑之，此肺气之胜也。卯酉之岁，阳明司天而天内不能窒抑之，此肾气之胜也。雍父曰：司天之胜，予知之矣。请言在泉之胜。岐伯曰：丑未之岁，太阳在泉而地晶不能窒抑之，此肝胆之气胜也。寅申之岁，厥阴在泉而地玄不能窒抑之，此心与小肠之气胜也。辰戌之岁，太阴在泉而地玄不能窒抑之，此包络三焦之气胜也。卯酉之岁，少阴在泉而地苍不能窒抑之，此脾胃之气胜也。己亥之岁，

少阳在泉而地形不能窒抑之，此肺与大肠之气胜也。子午之岁，阳明在泉而地阜不能窒抑之，此肾与膀胱之气胜也。雍父曰：子闻顺天地之气者昌，逆天地之气者亡。今不为天地所窒抑，是逆天地矣，不天而独存何也？岐伯曰：顺之昌者，顺天地之正气也。逆之亡者，逆天地之邪气也。顺可逆而逆可顺乎。雍父曰：同是人也，何以能独胜乎？岐伯曰：人之强弱不同，纵欲与节欲异也。雍父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天蓬地玄，独有二者，正分其阴阳也。阴阳同而神亦同者，正显其顺逆也。可见宜顺不宜逆矣。

三合篇

雷公问曰：寒暑燥湿风火，此六气也。天地之运化何合于人而生病？岐伯曰：五行之生化也。雷公曰：人之五脏，分金木水火土，彼此有胜负而人病，此脏腑之自病也，何关于六气乎？岐伯曰：脏腑之五行，即天之五行，地之五行也。天地人三合而生化出矣。雷公曰：请问三合之生化。岐伯曰：东方生风，风生木，木生酸，酸生肝，肝生筋，筋生心，在天为风，在地为木，在体为筋，在气为柔，在脏为肝，其性为暎，其德为和，其用为动，其色为苍，其化为荣，其虫毛，其政为散，其令宣发，其变摧拉，其眚陨落，其味为酸，其志为怒，怒伤肝，悲胜怒，风伤肝，燥胜风，酸伤筋，辛胜酸，此天地之合人肝也。南方生热，热生火，火生苦，苦生心，心生血，血生脾，在天为热，在地为火，在体为脉，在气为炎，在脏为心，其性为暑，其德为显，其用为燥，其色为赤，其化为茂，其虫羽，其政为明，其令郁蒸，其变炎烁，其眚燔（火+瞞-目），其味为苦，其志为喜，喜伤心，恐胜喜，热伤气，寒胜热，苦伤气，咸胜苦，此天地之合人心也。中央生湿，湿生土，土生甘，甘生脾，脾生肉，肉生肺，在天为湿，在地为土，

在体为肉，在气为克，在脏为脾，其性静坚，其德为濡，其用为化，其色为黄，其化为盈，其虫倮，其政为谧，其令云雨，其变动注，其眚淫溃，其味为甘，其志为思，思伤脾，怒胜思，湿伤肉，风胜湿，甘伤脾，酸胜甘，此天地之合人脾也。西方生燥，燥主金，金生辛，辛生肺，肺生皮毛，在天为燥，在地为金，在体为皮毛，在气为成，在脏为肺，其性为凉，其德为清，其用为固，其色为白，其化为敛，其虫介，其政为劲，其令雾露，其变肃杀，其眚苍落，其味为辛，其志为忧，忧伤肺，喜胜忧，热伤皮毛，寒胜热，辛伤皮毛，苦胜辛，此天地之合人肺也。北方生寒，寒生水，水生咸，咸生肾，肾生骨髓，髓生肝，在天为寒，在地为水，在体为骨，在气为坚，在脏为肾，其性为凜，其德为寒，其用为藏，其色为黑，其化为肃，其虫鳞，其政为静，其令为寒，其变凝冽，其眚冰雹，其、味为咸，其志为恐；恐伤肾，思胜恐，寒伤血，燥胜寒，咸伤血，甘胜咸，此天地之合人肾也，五脏合金木水火土，斯化生之所以出也。天地不外五行，安得不合哉。雷公曰：五行止五，不应与六气合也。岐伯曰：六气即五行也。雷公曰：五行五而六气六，何以相合乎？岐伯曰：使五行止五，则五行不奇矣。五行得六气，则五行之变化无穷。余所以授六气之论，而史区乃肆言之也。雷公曰：六气之中，各配五行，独火有二，此又何故？岐伯曰：火有君相之分耳：人身火多于水，五脏之中，无脏非火也，是以天地之火亦多于金木水土也，正显天地之合于入耳，雷公曰；大哉盲乎，释蒙解惑，非天师之谓欤。请载登六气之篇。

陈士铎曰：五行不外五脏，五脏即六气之论也。因五行止有五，惟火为二，故六气合二火而论之，其实合五脏而言之也。

四时六气异同篇

问曰：五脏合五时，六经应六气，然《诊要经终篇》以六气应五脏而终于六经，《四时刺逆从论》以六经应四时而终于五脏，《诊要篇》以经脉之生于五脏而外合于六经，《四时刺逆从论》以经脉本于六气而外连于五脏何也？岐伯曰：人身之脉气，上通天，下合地，未可一言尽也，故彼此错言之耳。天老曰：章句同而意旨异，不善读之，吾恐执而不通也。岐伯曰：医统天地人以立论，不知天何知地，不知地何知人。脉气循于皮肉筋骨之间，内合五行，外合六气，安得一言而尽乎。不得不分之以归于一也。天老曰：请问归一之旨。岐伯曰：五时之合五脏也，即六气之合五脏也。六气之应六经也即五时之应六经也。知其同何难知异哉。天老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何尝异，何必求同；何尝同，不妨言异。人惟善求之可耳

司天在泉分合篇

问曰：司天在泉，二气相合，主岁何分？岐伯曰：岁半以上，天气主之。岁半以下，地气主之。天老曰：司天之气主上半岁乎？在泉之气主下半岁乎？岐伯曰：然。天老曰：司天之气何以主上半岁也？岐伯曰：春夏者，天之阴阳也，阳生阴长，天之气也，故上半岁主之。天老曰：在泉之气何以主下半岁也？岐伯曰：秋冬者，地之阴阳也。阴杀阳藏，地之气也，故下半岁主之。天老曰：一岁之中，天地之气截然分乎？岐伯曰：天地之气，无日不交。司天之气始于地之左，在泉之气奉乎天之右。一岁之中，互相感召，虽分而实不分也。天老曰：然则司天在泉，何必分之乎？岐伯曰：不分言之则阴阳不明，奚以得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之义乎。司天之气始于地而终于天，在泉之气始于天而终于地。天地升降，环转不息，实有如此，所以可合而亦可分之也。天老曰：司天之气何以始于地？在泉之气何以始于天乎？岐伯曰：

司天之气始于地之左，地中有天也；在泉之气始于天之右，天中有地也。天老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司天在泉，合天地以论之，才是善言天地者。

从化篇

天老问曰：燥从热发，风从燥起，埃从风生，雨从湿注，热从寒来，其故何欤？岐伯曰：五行各有胜，亦各有制也。制之太过则受制者应之，反从其化也。所以热之极者，燥必随之，此金之从火也。燥之极者，风必随之，此木之从金也。风之极者，尘霾随之，此土之从木也。湿蒸之极者，霖雨随之，此水之从土也。阴寒之极者，雷电随之，此火之从水也。乃承制相从之理，何足异乎。天老曰：何道而使之不从乎？岐伯曰：从火者润其金乎；从金者抒其木乎；从木者培其土乎；从土者导其水乎；从水者助其火乎。毋不足、毋有余，得其平而不从矣。天老曰：润其金而金仍从火，抒其木而木仍从金，培其土而土仍从木，导其水而水仍从土，助其火而火仍从水，奈何？岐伯曰：此阴阳之已变，水火之已漓，非药石针灸之可疗也。

陈士铎曰：言浅而论深。

冬夏火热篇

胡孔甲问于岐伯曰：冬令严冷凛冽之气，逼人肌肤，人宜畏寒，反生热症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外寒则内益热也。胡孔甲曰：外寒内热，人宜同病，何故独热？岐伯曰：肾中水虚，不能制火，因外寒相激而火发也，人生五脏非火，无腑非火也，无不藉肾水相养。肾水盛则火藏，肾水涸则火动，内无水养则内热已极，又得外寒束之，则火之郁气一发，多不可救。胡孔甲

曰：火必有所助而后盛，火发于外，外无火助，宜火之少衰，乃热病发于夏转轻，发于冬反重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此正显火郁之气也。暑日气散而火难居，冬日气藏而火难泄，难泄而泄之，则郁怒之气所以难犯而转重也。胡孔甲曰：可以治夏者治冬乎？岐伯曰：辨其火热之真假耳，毋论冬夏也。胡孔甲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治郁无他治之法，人亦治郁而已矣。

暑火二气篇

祝融问于岐伯曰：暑与火皆热症也，何六气分为二乎？岐伯曰：暑病成于夏，火病四时皆有，故分为二也。祝融问曰：火病虽四时有之，然多成于夏，热蕴于夏而发于四时，宜暑包之矣。岐伯曰：火不止成于夏，四时可成也，火宜藏不宜发，火发于夏日者，火以引火也，其在四时，虽无火之可发，而火蕴结于脏腑之中，每能自发，其酷烈之势较外火引之者更横，安可谈暑而不谈火乎。祝融曰：火不可发也，发则多不可救。与暑热之相犯有异乎？岐伯曰：暑与火热同而实异也。惟其不同，故夏日之火不可与春秋冬之火共论。惟其各异，即夏日之暑不可与夏日之火并举也。盖火病乃脏腑自生之热，非夏令暑热所成之火。故火症生于夏，仍是火症，不可谓火是暑，暑即是火也。祝融曰：暑火非一也，分二气宜矣。

陈士铎曰：暑与火不可并论，独吐至理

阴阳上下篇

常伯问于岐伯曰：阳在上、阴在下，阳气亦下行乎？岐伯曰：阴阳之气，上下相同。阳之气未尝不行于下也，常伯曰，寒厥到膝不到巅，头痛到巅不

到膝，非阴气在下，阳气在上之明验乎？岐伯曰：阴气生于阳，阳气生于阴。盖上下相通，无彼此之离也。阳气从阴，出于经脉之外；阴气从阳，入于经脉之中，始得气血贯通而五脏七腑无不周遍也。寒厥到膝，阳不能达也，非阳气专在上而不在下也。头痛到巅，阴不能降也，非阴气专在下而不在上也。天地不外阴阳，天地之阴阳不交，则寒暑往来，收藏生长，咸无准实，人何独异哉。

陈士铎曰：阳宜达，阴宜降也。二者相反，则达者不达，降者不降矣。论理阳之达有降之势，阴之降有达之机，总贵阴阳之不可反也。

营卫交重篇

雷公曰：阳气出于卫气，阴气出于营气。阴主死，阳主生，阳气重于阴气，宜卫气重于营气矣。岐伯曰：营卫交重也。雷公曰：请问交重之旨。岐伯曰：宗气积于上焦，营气出于中焦，卫气出于下焦。盖有天，有阳气，有阴气。人禀天地之二气，亦有阴阳，卫气即阳也。由下焦至中焦以升于上焦，从阴出阳也。营气即阴也，由中焦至上焦以降于下焦，从阳入阴也。二气并重，交相上下，交相出入，交相升降，而后能生气于无穷也。雷公曰：阴阳不可离，予既已知之矣。但阴气难升者谓何？岐伯曰：阴气精专，必随宗气以同行于经隧之中，始于手太阴肺经太渊穴，而行于手阳明大肠经、足阳明胃经、足太阴脾经、手少阴心经、手太阳小肠经、足太阳膀胱经、足少阴肾经、手厥阴心包经、手少阳三焦经、足少阳胆经、足厥阴肝经，而又始于手太阴肺经。盖阴在内不在外，阴主守内不主卫外，纤折而若虽升实无晷之不升也，故营卫二气人身并重，未可重卫轻营也。雷公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营卫原并重也，世重卫而轻营者，不知营卫也。

五脏互根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余既知之矣；然论阴阳之变迁也，未知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亦有定位乎？岐伯曰：阴阳互相根也，原无定位。然求其位，亦有定也，肺开窍于鼻、心开窍于舌、脾开窍于口、肝开窍于目、肾开窍于耳，厥阴与督脉会于巅，此阳中有阴，阴居阳位也。肝与胆为表里，心与小肠为表里，肾与膀胱为表里，脾与胃为表里，肺与大肠为表里，包络与三焦为表里，此阴中有阳，阳居阴位也。雷公曰：请言互根之位。岐伯曰：耳属肾而听声，声属金，是耳中有肺之阴也。鼻属肺而闻臭，臭属火，是鼻中有心之阴也。舌屈心而知味，味属土，是舌中有脾之阴也。目有五轮，通贯五脏，脑属肾，各会诸体，是耳与脑有五脏之阴也。大肠俞在脊十六椎旁，胃俞在脊十二椎旁，小肠俞在背第十八椎，胆俞在脊十椎旁，膀胱俞在中膂第二十椎，三焦俞在肾俞之上脊第十三椎之旁，包络无俞，寄于膈俞，在上七椎之旁，是七腑阳中有阴之位也。惟各有位，故其根生生不息也。否则虚器耳，何根之有哉。雷公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无位而有位者，以阴阳之有根也。

八风固本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八风出于天乎，出于地乎，抑出于人乎？岐伯曰：八风出于天地，人身之五风合而成病，人无五风，天地之风不能犯也。雷公曰：请问八风之分天地也。岐伯曰：八风者，春夏秋冬，东西南北之风也。春夏秋冬之风，特令之风也，属于天。东西南北之风，方隅之风也，属于地。

然而地得天之气，风乃长。天得地之气，风乃大。是八风属于天地，可分而不可分也。雷公曰：人之五风，何以合天地乎？岐伯曰：五风者，心肝脾肺肾之风也。五脏虚而风生矣。以内风召外风，天地之风始翕然相合。五脏不虚，内既无风，外风何能入乎。雷公曰：风既入矣，祛外风乎，抑消内风乎？岐伯曰：风由内召，不治内将何治乎。雷公曰：治内风而外风不散奈何？岐伯曰：内风不治，外风益入，安得散乎。治脏固其本，治风卫其标，善治八风者也。雷公曰：何言之善乎。请志之，传示来者。

陈士铎曰：小风之来，皆外感也。外感因于内招，故单治内不可也，单治外亦不可也。要在分之中宜合，合之中宜分也。

八风命名篇

少俞问岐伯曰：八风分春夏秋冬，东西南北乎？岐伯曰：然，少俞曰：东西南北，不止四风，合之四时则八风，不足以概之也。岐伯曰：风不止八，而八风实足概之，少俞曰：何谓也？岐伯曰：风从东方来，得春气也。风从东南来，得春气而兼夏气矣。风从南方来，得夏气也。风从西南来，得夏气而兼秋气矣。风从西方来，得秋气也。风从西来，得秋气而兼冬气矣。风从北方来，得冬气也，风从东北来，得冬气而兼春气矣。此方隅时令合而成八也。少俞曰：八风有名乎？岐伯曰：东风名和风也，东南风名薰风也，南风名热风也，西南风名温风也，西风名商风也，西北风名凉风也，北风名寒风也，东北风名阴风也。又方隅时令合而名之也。少俞曰：其应病何如乎？岐伯曰：和风伤在肝也，外病在筋。薰风伤在胃也，外病在肌。热风伤在心也，外病在脉。温风伤在脾也，外病在腹。商风伤在肺也，外病在皮。凉风伤在膀胱也，外病在营卫。寒风伤在肾也，外病在骨。阴风伤在大肠也，外病在胸胁。此方隅时令与脏腑相合而相感也。然而脏腑内虚，

八风因得而中之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非空言也。少俞曰：人有脏腑不虚而八风中之者，又是何谓？岐伯曰：此暴风猝中，不治而自愈也。

陈士铎曰：八风之来皆外感也。外感因于内召，故治内而外邪自散，若自外病者不必治之。

太乙篇

风后问于岐伯曰：八风可以占疾病之吉凶乎？岐伯曰：天人一理也，可预占以断之。风后曰：占之不验何也？岐伯曰：有验有不验者，人事之不同耳。天未尝不可占也。风后曰：请悉言之。岐伯曰：八风休咎，无日无时不可占也。如风从东方来，寅卯辰时则顺，否则逆矣，逆则病。风从北方来，申酉戌时则顺，否则逆矣，逆则病。风从南方来，巳午未时则顺，否则逆矣，逆则病。风从西方来，亥子丑时则顺，否则逆矣，逆则病。风后曰：予闻古之占风也，多以太乙之日为主。天师曰：无日无时不可占也，恐不可为训乎。岐伯曰：占风以太乙日，决病所以验不验也。风后曰：舍太乙以占吉凶，恐不验更多耳。岐伯曰：公何以信太乙之深也。风后曰：太乙移日，天必应之风雨。风雨和则民安而病少，风雨暴则民劳而病多。太乙在冬至日有变，占在君。太乙在春分日有变，占在相。太乙在中宫日有变，占在相吏。太乙在秋分日有变，占在将。太乙在夏至日有变，占在民。所谓有变者，太乙居五官之日，得非常之风也。各以其所主占之，生吉克凶多不爽也。岐伯曰：请言风雨之暴。风后曰：暴风南方来，其伤入也，内舍于心，外在脉，其气主热。暴风西南方来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脾，外在肌，其气主弱。暴风西方来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肺，外在皮肤，其气主燥。暴风西北方来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小肠，外在手太阳脉，脉绝则溢，脉闭

则结不通，善暴死，其气主清。暴风从北方来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肾，外在骨，与肩背之膂筋，其气主寒。暴风东北方来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大肠，外在两胁腋骨下及肢节，其气主温。暴风东方来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肝，外在筋纽，其气主湿。暴风东南方来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胃，外在肌肉，其气主重着。言风而雨概之矣。岐伯曰；人见风辄病者，岂皆太乙之移日乎。执，太乙以占风，执八风以治病，是泥于论风也。夫百病皆始于风，人之气血虚馁，风乘虚辄入矣。何待太乙居官哉。

陈士铎曰：人病全不在大乙，说得澹而有味。

亲阳亲阴篇

风后问于岐伯曰：风与寒异乎？岐伯曰：异也。曰：何异乎？岐伯曰：风者八风也，寒者寒气也，虽风未有不寒者，要之风各异也。风后曰：风与寒有异，入人脏腑亦有异乎？岐伯曰：风入风府，寒不入风府也。风后曰：其义何居？岐伯曰：风，阳邪；寒，阴邪。阳邪主降，阴邪主升。主降者由风府之穴而入，自上而下也。主升者不由风府，由脐之穴而入，自下而上也。风后曰：阴邪不从风府入，从何穴而入乎？岐伯曰：风府之穴，阳经之穴也。脐之穴，阴经之穴也。阳邪从阳而入，故风入风门也，阴邪从阴而入，故寒入脐也。阳亲阳，阴亲阴，此天地自然之道也。风后曰：风穴招风，寒穴招寒，风门，风穴也，宜风之入矣，脐非寒穴也，何寒从脐入乎？岐伯曰：脐非寒穴，通于命门，命门火旺，则寒不能入，命门火衰，则腹内阴寒，脐有不寒者乎。阴寒之邪，遂乘虚寒之隙，夺脐而入矣，奚论寒穴哉。风后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阳邪入风府，阴邪入脐，各有道路也。

异传篇

雷公问曰：各脏腑之病皆有死期，有一日即死者，有二三日死者，有四五日死者，有五六日至十余日死者，可断言之乎？岐伯曰：病有传经不传经之异，故死有先后也。雷公曰：请问传经。岐伯曰：邪自外来，内入脏腑，必传经也。雷公曰：请问不传经。岐伯曰：正气虚自病，则不传经也。雷公曰：移寒移热，即传经之谓乎？岐伯曰：移即传之义，然移缓传急。雷公曰：何谓乎？岐伯曰：移者脏腑自移。传者邪不欲在此腑而传之彼脏也。故移之势缓而凶传之势急而暴，其能杀人则一也。雷公曰：其传经杀人若何？岐伯曰：邪入于心，一日死，邪入于肺三日，传于肝四日，传于脾五日，传于胃十日死，邪入于肝三日，传于脾五日，传于胃十日，传于肾又三日，邪散而愈，否则死。邪入于脾一日，传于胃二日，传于肾三日，传于膀胱十四日，邪散而愈，否则死。邪入于胃五日，传于肾八日，传于膀胱又五日，传于小肠又二日，传于心则死。邪入于肾三日，传于膀胱又三日，传于小肠又三日，传于心则死。邪入于膀胱五日，传于肾又一日，传于小肠又一日，传于心则死。邪入于胆五日，传于肺又五日，传于肾又五日，传于心则死。邪入于三焦一日，传于肝三日，传于心则死。邪入于胞络一日，传于胃二日，传于胆三日，传于脾四日，传于肾五日，传于肝不愈，则再传，再传不愈则死。邪入于小肠一日，传于膀胱二日，传于肾三日，传于包络四日，传于胃五日，传于脾六日，传于肺七日，传于肝八日，传于胆九日，传于三焦十日，传于大肠十一日，复传于肾，如此再传不已则死。邪入于大肠一日，传于小肠二日，传于三焦三日，传于肺四日，传于脾五日，传于肝六日，传于肾七日，传于心则死。不传心仍传小肠，则生也。邪入于胆，往往不传，故无死期可定。然邪入于胆，往往如见鬼神，有三四日即死者，此热极自焚也，雷公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；移缓传急，确有死期可定，最说得妙。

伤寒知变篇

雷公问曰：伤寒一日，巨阳受之，何以头项痛，腰脊强也？岐伯曰：巨阳者，足太阳也。其脉起于目内眦，上额，交巅入络脑，还出别下项，循肩膊内，挟脊，抵腰中，寒邪必先入于足太阳之经，邪入足太阳，则太阳之经脉不通，为寒邪所据，故头项痛，腰脊强也。雷公曰：二日阳明受之，宜身热、目疼，鼻干、不得卧矣。而头项痛，腰脊强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此巨阳之余邪未散也。雷公曰：太阳之邪未散宜不入阳明矣。岐伯曰：二日则阳明受之矣。因邪留恋太阳，未全入阳明，故头项尚痛，腰脊尚强，非二日阳明之邪全不受也。雷公曰：三日少阳受之，宜胸胁痛、耳聋矣。邪宜出阳明矣。既不入少阳，而头项、腰脊之痛与强，仍未除者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此邪不欲传少阳，转回于太阳也。雷公曰：邪传少阳矣，宜传入于三阴之经，何以三日之后，太阳之症仍未除也？岐伯曰：阳经善变，且太阳之邪与各经之邪不同。各经之邪循经而入。太阳之邪出入自如，有入有不尽入也。惟不尽入，故虽六七日而其症未除耳。甚至七日之后，犹然头项痛、腰脊强，此太阳之邪乃原留之邪，非从厥阴复出，传之足太阳也。雷公曰：四日太阴受之，腹满嗌干。五日，少阴受之，口干舌燥。六日厥阴受之，烦满囊缩。亦有不尽验者何也？岐伯曰：阴经不变，不变而变者，邪过盛也。雷公曰：然则三阳三阴之经皆善变也。变则不可以日数拘矣。岐伯曰：日数者盲其常也。公问者言其变也。变而不失其常则变则可生，否则死矣。雷公曰：两感于寒者变乎？岐伯曰：两感者，越经之传也，非变也。

陈士铎曰；伤寒之文，世人不知，读此论人能悟否，无奈治伤寒者不

能悟也。

伤寒同异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伤寒之病多矣，可悉言之乎？岐伯曰：伤寒有六，非冬伤于寒者，举不得谓伤寒也。雷公曰：请言其异。岐伯曰：有中风，有中暑，有中热，有中寒，有中湿，有中疫，其病皆与伤寒异。伤寒者，冬月感寒，邪入营卫，由腑而传于脏也。雷公曰：暑热之症，感于夏，不感于三时，似非伤寒矣。风寒湿疫，多感于冬日也，何以非伤寒乎？岐伯曰：百病皆起于风。四时之风，每直中于脏腑，非若传经之寒，由浅而深入也。寒之中人，自在严寒，不由营卫直入脏腑，是不从皮肤渐进，非传经之伤寒也。水王于冬，而冬日之湿，反不深入，以冬令收藏也，他时则易感矣。疫来无方，四时均能中疫，而冬疫常少二症，俱不传经，皆非伤寒也。雷公曰：寒热之不同也，何热病亦谓之伤寒乎？岐伯曰：寒感于冬，则寒必变热，热变于冬，则热即为寒，故三时之热病不可谓寒，冬日之热病不可谓热，是以三时之热病不传经，冬日之热病必传经也。雷公曰：热病传经，乃伤寒之类也，非正伤寒也，何天师著《素问》，有热病传经之文，而伤寒反无之，何也？岐伯曰：类宜辩而正不必辩也。知类即知正矣。雷公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伤寒必传经，断在严寒之时，非冬日伤寒举不可谓伤寒也，辩得明说得得出。

风寒殊异篇

风后问于岐伯曰：冬伤于寒与春伤于寒有异乎？岐伯曰：春伤于寒者风也，非寒也。风后曰：风、即寒也，何异乎？岐伯曰：冬日之风则寒，春

日之风则温，寒伤深，温伤浅，伤深者入少阳而传里，伤浅者入少阳而出表，故异也。风后曰：传经乎？岐伯曰：伤冬日之风则传，伤春日之风则不传也。风后曰：其不传何也？岐伯曰：伤浅者，伤在皮毛也。皮毛属肺，故肺受之不若伤深者入于营卫也。风后曰：春伤于风，头痛鼻塞，身亦发热，与冬伤于寒者何无异也？岐伯曰：风入于肺，鼻为之不利，以鼻主肺也。肺既受邪，肺气不宣，失清肃之令，必移邪而入于太阳矣，膀胱畏。邪，坚闭其经，水道失行，水不下泄，火乃炎上，头即痛矣。夫头乃阳之首也，既为邪火所据，则一身之真气皆与邪争，而身乃热矣。风后曰：肺为胃之子，肺受邪，宜胃来援，何以邪入肺而恶热，口渴之症生，岂生肺者转来刑肺乎？岐伯曰：胃为肺之母，见肺子之寒，必以热救之，夫胃之热，心火生之也，胃得心火之生则胃土过旺，然助胃必克肺矣。火能刑金，故因益而反损也。风后曰：呕吐者何也？岐伯曰：此风伤于太阴也。风在地中，土必震动，水泉上溢则呕吐矣，散风而土自安也。风后曰：风邪入太阳，头痛何以有痛不痛之殊也？岐伯曰：肺不移风于太阳，则不痛耳。风后曰：风不入于太阳，头即不痛乎？岐伯曰：肺通于鼻，鼻通于脑，风入于肺，自能引风入脑而作头痛，肺气旺则风入于肺而不上走于脑，故不痛也。风后曰：春伤于风，往来寒热，热结于里何也？岐伯曰：冬寒入于太阳，久则变寒，春风入于太阳，久则变热，寒则动传于脏，热则静结于腑，寒在脏则阴与阳战而发热，热在腑则阳与阴战而发寒，随脏腑之衰旺，分寒热之往来也。风后曰：伤风自汗何也？岐伯曰：伤寒之邪，寒邪也。伤风之邪，风邪也。寒邪入胃，胃恶寒而变热，风邪入胃，胃喜风而变温，温则不大热也，得风以扬之，火必外泄，故汗出矣。风后曰：春伤于风，下血谵语，一似冬伤于寒之病何也？岐伯曰：此热入血室，非狂也。伤于寒者，热自入

于血室之中，其热重伤于风者，风祛热入于血室之内，其热轻也。风后曰：谵语而潮热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其脉必滑者也。风后曰：何也？岐伯曰：风邪入胃，胃中无痰则发大热，而谵语之声高。

胃中有痰则发潮热，而谵语之声低。潮热发谵语，此痰也。滑者，痰之应也。风后曰：春伤于风，发厥、心下悸，何也？岐伯曰：伤于寒者，邪下行，伤于风者，邪上冲也。寒乃阴邪，阴则走下，风乃阳邪，阳则升上。治寒邪先定厥，后定悸，治风邪先定悸，后定厥，不可误也。风后曰：伤于风而发热如见鬼者，非狂乎？岐伯曰：狂乃实邪，此乃虚邪也。实邪从太阳来也，邪炽而难遏；虚邪从少阴来也，邪旺而将衰。实邪火逼心，君而外出，神不守于心也。虚邪火引肝，魂而外游，魄不守于肺也。风后曰：何论之神乎，吾无测师矣。

陈士铎曰：风与寒殊，故论亦殊，人当细观之。

阴寒格阳篇

盘盂问于岐伯曰：大小便闭结不通，饮食辄吐，面赭唇焦，饮水亦呕，脉又沉伏，此何症也？岐伯曰：肾虚寒盛，阴格阳也。盘盂曰：阴何以格阳乎？岐伯曰：肾，少阴经也，恶寒喜温。肾寒则阳无所附，升而不降矣。盘盂曰：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肾中有水火存焉。火藏水中，水生火内，两相根而两相制也。邪入则水火相离而病生矣。盘盂曰：何邪而使之离乎？岐伯曰：寒热之邪皆能离之，而寒邪为甚。寒感之轻则肾中之虚阳上浮，不至格拒之至也。寒邪太盛，拒绝过坚，阳杜阴而力衰，阴格阳而气旺，阳不敢居于下焦，冲逆于上焦矣，上焦冲逆，水谷入喉，安能下入于胃乎。盘盂曰：何以治之？岐伯曰：以热治之。盘盂曰：阳宜阴折，热宜寒折，今阳在上而作热，不用寒反用热，不治阴反治阳，岂别有义乎？岐伯曰：上热

者，下逼之使热也；阳升者，阴祛之使升也。故上热者下正寒也，以阴寒折之，转害之矣，故不若以阳热之品顺其性而从治之，则阳回而阴且交散也。盩孟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阴胜必须阳折，阳胜必须阴折，皆从治之法也。

春温似疫篇

风后问于岐伯曰：春日之疫，非感风邪成之乎？岐伯曰：疫非独风也。春日之疫，非风而何。风后曰：然则春温即春疫乎？岐伯曰：春疫非春温也。春温有方而春疫无方也。风后曰：春疫无方，何其疾之一似春温也？岐伯曰：春温有方而时气乱之，则有方者变而无方，故与疫气正相同也。风后曰：同中有异乎？岐伯曰：疫气热中藏杀，时气热中藏生。风后曰：热中藏生，何多死亡乎？岐伯曰：时气者，不正之气也。脏腑闻正气而阴阳和，闻邪气而阴阳乱。不正之气即邪气也，故闻之而辄病，转相传染也。风后曰：闻邪气而不病者，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脏腑自和，邪不得而乱之也。春温传染，亦脏腑之虚也。风后曰：脏腑实而邪远，脏腑空而邪中，不洵然乎。

陈士铎曰：温似疫症，不可谓温即是疫，辩得明爽。

补泻阴阳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人身阴阳分于气血，《内经》详之矣。请问其余。岐伯曰：气血之要，在气血有余不足而已。气有余则阳旺阴消，血不足则阴旺阳消。雷公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阳旺阴消者，当补其血；阴旺阳消者，当补其气。阳旺阴消者，宜泻其气；阴旺阳消者，宜泻其血。无不足，无有余，则阴阳平矣。雷公曰：补血则阴旺阳消，不必再泻其气；补气则阳旺阴消，不必重泻其血也。岐伯曰：补血以生阴者，盲其常补阴也；泻气以益阴者，

言其暂泻阳也。补气以助阳者，言其常补阳也；泻血以救阳者，言其暂泻阴也。故新病可泻，久病不可轻泻也；久病宜补，新病不可纯补也。雷公曰：治血必当理气乎？岐伯曰：治气亦宜理血也。气无形，血有形，无形生有形者，变也；有形生无形者，常也。雷公曰：何谓也？岐伯曰：变治急，常治缓。势急不可缓，亟补气以生血；势缓不可急，徐补血以生气。雷公曰：其故何也。岐伯曰：气血两相生长，非气能生血，血不能生气也。第气生血者，其效速；血生气者，其功迟。宜急而亟者，治失血之骤也；宜缓而徐者，治失血之后也。气生血则血得气而安，无忧其。沸腾也；血生气则气得血而润，无虞其干燥也。苟血失补血则气且脱矣。血安补气则血反动矣。雷公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气血俱可补也，当于补中寻其原，不可一味呆补为妙。

善养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春三月谓之发陈，夏三月谓之蕃秀，秋三月谓之容平，冬三月谓之闭藏，天师详载《四气调神大论》中。然调四时则病不生，不调四时则病必作，所谓调四时者，调阴阳之时令乎宁抑调人身阴阳之气乎？愿晰言之。岐伯曰：明乎哉问也！调阴阳之气，在人不在时也。春三月调木气也，调木气者顺肝气也。夏三月调火气也。调火气者顺心气也。秋三月调金气也，调金气者顺肺气也。冬三月调水气也，调水气者顺肾气也。肝气不顺，逆春气矣，少阳之病应之。心气不顺，逆夏气矣，太阳之病应之。肺气不顺，逆秋气矣，太阴之病应之。肾气不顺，逆冬气矣，少阴之病应之。四时之气可不调乎。调之实难，以阴阳之气不易调也，故人多病耳。雷公曰：人既病矣，何法疗之？岐伯曰：人以胃气为本，四时失调，致生疾

病，仍调其胃气而已。

胃调脾自调矣，脾调而肝心肺肾无不顺矣。雷公曰：先时以养阴阳，又何可不讲乎？岐伯曰：阳根于阴，阴根于阳，养阳则取之阴也，养阴则取之阳也。以阳养阴，以阴养阳，贵养之于豫也，何邪能干乎。闭目塞兑，内观心肾，养阳则漱津送入心也，养阴则漱津送入肾也，无他异法也。雷公曰：善。天老问曰：阴阳不违背而人无病，养阳养阴之法止调心肾乎？岐伯曰：《内经》一书，皆养阳养阴之法也。天老曰：阴阳之变迁不常，养阴养阳之法又乌可执哉？！岐伯曰：公言何善乎。奇恒之病，必用奇恒之法疗之，豫调心肾，养阴阳于无病时也。然而病急不可缓，病缓不可急，亦视病如何耳。故不宜汗而不汗，所以养阳也；宜汗而急汗之，亦所以养阳也；不宜下而不下，所以养阴也；宜下而大下之，亦所以养阴也。岂养阳养阴专尚补而不尚攻乎。用攻于补之中，正善于攻也；用补于攻之内，正善于补也。攻补兼施，养阳而不损于阴，养阴而不损于阳，庶几善于养阴阳者乎。天老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善养一篇，俱非泛然之论，不可轻用攻补也。

亡阳亡阴篇

乌师问岐伯曰：人汗出不已，皆亡阳也。岐伯曰：汗出不已，非尽亡阳也。乌师曰：汗症未有非热也，热病即阳病矣。天师谓非阳何也？岐伯曰：热极则阳气难固，故汗泄亡阳，溺属阴，汗属阳，阳之外泄，非亡阳而何谓？非尽亡阳者，以阳根于阴也，阳之外泄由于阴之不守也。阴守其职，则阳根于阴，阳不能外泄也。阴失其职，则阴欲自顾不能，又何能摄阳气之散亡乎。故阳亡本于阴之先亡也。乌师曰：阴亡则阴且先脱，何待阳亡而死乎？岐伯曰：阴阳相根，无寸晷之离也。阴亡而阳随之即亡，故阳亡即阴

亡也，何分先后乎，鸟师曰：阴阳同亡，宜阴阳之共救矣，乃救阳则汗收而可生，救阴则汗止而难活，又何故乎？岐伯曰：阴生阳则缓，阳生阴则速，救阴而阳之绝不能据回，救阳而阴之绝可以骤复，故救阴不若救阳也。虽然，阴阳何可离也，救阳之中，附以救阴之法，则阳回而阴亦自复也。鸟师曰：阴阳之亡，非旦夕之故也，曷不于未亡之前先治之？岐天师曰：大哉言乎！亡阴亡阳之症，皆肾中水火之虚也，阳虚补火以生水，阴虚补水以制火，可免两亡矣。鸟师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阴阳之亡，由于阴阳之两不可守也，阳摄于阴，阴摄于阳，本于水火之虚，虚则亡，又何疑哉。

昼夜轻重篇

雷公问于岐伯曰：昼夜可辨病之轻重乎。岐伯曰：病有重轻，宜从昼夜辨之。雷公曰：辨之维何？岐伯曰：阳病昼重，阴病昼轻，阳病夜轻，阴病夜重。雷公曰：何谓也？岐伯曰：昼重夜轻，阳气旺于昼，衰于夜也。昼轻夜重，阴气旺于夜，衰于昼也。雷公曰：阳病昼轻，阴病夜轻，何故乎？岐伯曰：此阴阳之气虚也。雷公曰：请显言之。岐伯曰，阳病昼重夜轻，此阳气与病气交旺，阳气未衰也，正与邪斗，尚有力也，故昼反重耳。夜则阳衰矣，阳衰不与邪斗，邪亦不与正斗，故夜反轻耳。阴病昼轻夜重，此阴气与病气交旺，阴气未衰也，正与邪争，尚有力也，故夜反重耳。昼则阴衰矣，阴衰不敢与邪争，邪亦不与阴争，故昼反轻耳。雷公曰：邪既不与正相战，宜邪之退舍矣，病犹不瘥，何也？岐伯曰：重乃真重，轻乃假轻。假轻者视之轻而实重，邪且重入矣，乌可退哉。且轻重无常，或昼重亦重，或昼轻夜亦轻，或时重时轻，此阴阳之无定，昼夜之雄拘也。雷公曰：然则何以施疗乎？岐伯曰：昼重夜轻者，助阳气以祛邪，昼轻夜重者，助阴气

以祛邪，皆不可专祛其邪也。昼夜俱重，昼夜俱轻，与时重时轻峻于补阴，佐以补阳，又不可泥于补阳而专于祛邪也。

陈士铎曰：昼夜之间，轻重自别。

解阳解阴篇

奢龙问于岐伯曰：阳病解于戌，阴病解于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阳病解于戌者，解于阴也。阴病解于寅者，解于阳也。然解于戌者不始于戌，解于寅者不始于寅，不始于戌者由寅始之也，不始于寅者由亥始之也。解于戌而始于寅，非解于阴乃解于阳也，解于寅而始于亥，非解于阳乃解于阴也。奢龙曰：阳解于阳，阴解于阴，其义何也？岐伯曰：十二经均有气王之时，气王则解也。奢龙曰：十二经之王气可得闻乎？岐伯曰：少阳之气王寅卯辰，太阳之气王巳午未，阳明之气王申酉戌，太阴之气王亥子丑，少阴之气王子丑寅，厥阴之气王丑寅卯也。奢龙曰：少阴之王何与各经殊乎？岐伯曰：少阴者，肾水也。水中藏火，火者阳也。子时一阳生，丑时二阳生，寅时三阳生，阳进则阴退，故阴病遇子丑寅而解者，解于阳也。奢龙曰：少阴解于阳，非解于阴矣。岐伯曰：天一生水，子时水生，即是王地，故少阴遇子而渐解也。奢龙曰：少阳之解始于寅卯，少阴厥阴之解终于寅卯，又何也？岐伯曰：寅为生入之首，卯为天地门户，始于寅卯者，阳得初之气也；终于寅卯者，阴得终之气也。奢龙曰：三阳之时，王各王三时，三阴之时，王连王三时，又何也？岐伯曰：阳行健，其道长，故各王其时。阴行钝，其道促，故连王其时也。奢龙曰：阳病解于夜半，阴病解于日中，岂阳解于阳，阴解于阴乎？岐伯曰：夜半以前者阴也，夜半以后者阳也；日中以后者阴也，日中以前者阳也。阳病必于阳王之时。先现解之机，至夜半而尽解

也。阴病必于阴王之时，先现解之兆，至日中而尽解也。虽阳解于阳，实阳得阴之气也。虽阴解于阴，实阴得阳之气也。此阳根阴、阴根阳之义耳。奢龙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阳解于阴，阴解于阳，自有至义，非泛说也。

真假疑似篇

雷公问曰：病有真假，公言之矣。真中之假，假中之真，未言也。岐伯曰：寒热虚实尽之。雷公曰：寒热若何？岐伯曰：寒乃假寒，热乃真热。内热之极，外现假寒之象，此心火之亢也。火极似水，治以寒则解矣。热乃假热，寒乃真寒，下寒之至，上发假热之形，此肾火之微也，水极似火，治以热则解矣。雷公曰：虚实若何？岐伯曰：虚乃真虚，实乃假实。清肃之令不行，饮食难化，上越中满，此脾胃假实，肺气真虚也。补虚则实消矣。实乃真实，虚乃假虚，疏泄之气不通，风邪相侵，外发寒热，此肺气假虚，肝气真实也。治实则虚失矣。雷公曰：尽此乎？岐伯曰：未也，有时实时虚，时寒时热，状真非真，状假非假，此阴阳之变，水火之绝也。雷公曰：然则何以治之？岐伯曰：治之早则生，治之迟则死。雷公曰：将何法早治之？岐伯曰：救胃肾之气，则绝者不绝，变者不变也。雷公曰：水火各有其假，而火尤难辨奈何？岐伯曰：真火每现假寒，假火每现真热。然辨之有法也，真热者阳症也，真热现假寒者，阳症似阴也，此外寒内热耳。真寒者阴症也，真寒现假热者，阴症似阳也，此外热内寒耳。雷公曰：外寒内热，外热内寒，水火终何以辨之？岐伯曰：外寒内热者，真水之亏，邪气之胜也。外热内寒者，真火之亏，正气之虚也。真水真火，肾中水火也。肾火得肾水以相资，则火为真火，热为真热；肾火离肾水以相制，则火为假火，热

成假热矣。辨真辨假，以外水试之，真热得水则解，假热得水则逆也。雷公曰：治法若何？岐伯曰：补其水则假火自解矣。雷公曰：假热之症，用热剂而瘥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肾中之火喜阴水相济，亦喜阴火相引，滋其水矣，用火引之，则假火易藏，非舍水竟用火也。雷公曰：请言治火之法。岐伯曰：补真水则真火亦解也。虽然，治火又不可纯补水也，祛热于补水之中，则假破真现矣。雷公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不悟真何知假，不悟假何知真。真假之间，亦水火之分也。识破永火之真假，则真假何难辨哉。

从逆窥源篇

应龙问曰：病有真假，症有从逆，予知之矣。但何以辨其真假也？岐伯曰：寒热之症，气顺者多真，气逆者多假。凡气逆者皆假寒假热也。知其假，无难治真矣。应龙曰：请问气逆者何症也？岐伯曰：真阴之虚也。应龙曰：真阴之虚何遂；成气逆乎？岐伯曰：真阴者，肾水也。肾水之中有火存焉，火得水而伏，火失水而飞，凡气逆之症皆阴水不能制阴火也。应龙曰：予闻阴阳则两相配也，未闻阴与阴而亦合也。岐伯曰：人身之火不同，有阴火、阳火，阳火得阴水而制者，阴阳之顺也。阴火得阴水而伏者，阴阳之逆也。应龙曰：阴阳逆矣，何以伏之？岐伯曰：此五行之颠倒也。逆而伏者正，顺而制之也。应龙曰：此则龙之所不识也。岐伯曰：肾有两歧，水火藏其内，无火而水不生，无水而火不长，不可离也。火在水中，故称阴火，其实水火自分阴阳也。应龙曰：阴；火善逆。阴水亦易逆，何故？岐伯曰：此正显水火之不可离也。火离水而逆，水离火而亦逆也。应龙曰：水火相离者，又何故欤？岐伯曰：人节欲少而纵欲多，过泄其精则阴；水亏矣，水亏则火旺，水不能制火而火逆矣。应龙曰：泄精损水，宜火旺不宜火衰也，

何火有时而寒乎?岐伯曰：火在水中，水泄而火亦泄也，泄久则阴火亏矣，火亏则水寒，火不能生水而水逆也。故治气逆者皆以补肾为主，水亏致火逆者补肾则逆气自安，火亏致水逆者补肾而逆气亦安。应龙曰：不足宜补，有余宜泻，亦其常也，何治肾之水火不尚泻尚补乎?岐伯曰：肾中水火，各脏腑之所取资也，故可补不可泻，而水尤不可泻也。各脏腑有火无水，皆肾水滋之，一泻水则各脏腑立槁矣。气逆之症，虽有水火之分，而水亏者多也，故水亏者补水而火亏者亦必补水。盖水旺则火衰，水生则火长也。应龙曰：补水而火不衰，补水而水不长，又奈何?岐伯曰：补水以衰火者，益水之药宜重。补水以长火者，益水之药宜轻也。应龙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：人身之逆，全在肾水之不足。故补逆必须补水，水足而逆者不逆也。

移寒篇

应龙问曰：肾移寒于脾，脾移寒于肝，肝移寒于心，心移寒于肺，肺移寒于肾，此五脏之移寒也。脾移热于肝，肝移热于心，心移热于肺，肺移热于肾，肾移热于脾，此五脏之移热也。五脏有寒热之移，六腑有移热无移寒何也?岐伯曰：五脏之五行正也，六腑之五行副也。五脏受邪，独当其胜，六腑受邪，分受其殃。且脏腑之病，热居什之八，寒居什之二也。寒易回阳，热难生阴，故热非一传而可止，脏传未已，又传诸腑，腑又相传，寒则得温而解，在脏有不再传者，脏不遍传，何至再传于腑乎。此六腑所以无移寒之证也。应龙曰：寒不移于腑，独不移于脏乎?岐伯曰：寒入于腑而传于腑，甚则传于脏，此邪之自传也，非移寒之谓也，应龙曰：移之义若何?岐伯曰：本经受寒，虚不能受，移之于他脏腑，此邪不欲去而去之，嫁其祸也。应龙曰：善。

陈士铎曰；六腑有移热而无移寒，以寒之不移也，独说得妙，非无征之文。

寒热舒肝篇

雷公问曰：病有寒热，皆成于外邪乎？岐伯曰：寒热不尽由于外邪也。雷公曰：斯何故欤？岐伯曰：其故在肝，肝喜疏泄，不喜闭藏，肝气郁而不宣，则胆气亦随之而郁，胆木气郁，何以生心火乎。故心之气亦郁也，心气郁则火不遂，其炎上之性何以生脾胃之土乎。土无火养，则土为寒土，无发生之气矣，肺金无土气之生，则其金不刚，安有清肃之气乎。木寡于畏，反克脾胃之土，土欲发舒而不能，土木相刑，彼此相角，作寒作热之病成矣。正未尝有外邪之干，乃五脏之郁气自病，徒攻其寒而热益盛，徒解其热而寒益猛也。雷公曰：合五脏以治之，何如？岐伯曰；舒肝木之郁，诸郁尽舒矣。

陈士铎曰：五郁发寒热，不止木郁也，而。解郁之法独责于木，以木郁解而金土水火之郁尽解，故解五郁惟尚解木郁也，不必逐经解之。

（全文完）